

乙

明
刊
以
夏



傳卷第二十七

元史一百四十

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旨同知制誥兼國

院編修官等奉

勅修

別兒怯不花

別兒怯不花字大用燕只吉解氏魯祖忙怯禿以千
 戶從憲宗南征有功父阿忽台事成宗為丞相被誅
 後贈和寧忠獻王別兒怯不花蚤孤八歲以與聖太
 后及武宗命侍明宗于藩邸尋入國子學為諸生會
 明宗以周王出鎮雲南別兒怯不花從行至大同而
 還仁宗召入宿衛一日從殿中望見其儀桀異異即



元史傳卷二十一
召對慰諭之八番宣撫司長乃其世職英宗遂授懷
遠大將軍八番宣撫司達魯花赤既至宣布國家恩
信峒民感悅有累歲不服者皆喜曰吾故賢帥子孫
也其敢違命率其十四部來受約束別兒怯不花以
其事入奏天子嘉而留之泰定三年特授同知太常
禮儀院事益從耆老文學之士雍容議論尋拜監察
御史明年遷中書右司郎中又明年陞參議中書省
事居二年除吏部尚書至順元年其兄治書侍御史
自當諫止明里董阿子問問不當爲監察御史并出
別兒怯不花爲廣西兩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帥未幾

丁內艱還京起復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江浙歲漕
米由海道達京師別兒怯不花董其事尋除禮部尚
書遷徽政院副使擢侍御史特命領宿衛陞榮祿大
夫宣徽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凡宿衛士有從掌領官
薦用者往往所舉多其親暱至別兒怯不花獨推擇
歲久者舉之衆論翕服宣徽所造酒橫索者衆歲費
陶瓶甚多別兒怯不花奏製銀瓶以貯而索者遂止
至元四年拜御史大夫知經筵事尋遷中書平章至
正二年拜江浙行省左丞相行至淮東聞杭城大火
燒官廨民廬幾盡仰天揮涕曰杭浙省所治吾被命

出鎮而火如此是我不德累杭人也疾馳赴鎮即下令錄被災者二萬三千餘戶戶給鈔一錠焚死者亦如之人給月米二斗幼穉給其半又請日減酒課爲錢千二百五十緡織坊減元額之半軍器漆器權停一年泛稅皆停事聞朝廷從之又大作省治民居附其旁者增直買其基募民就役則厚其傭直又請歲減江浙福建鹽課十三萬引或遇淫雨亢旱輒出禱于神祠所禱無不應在鎮二年雖兒童女婦莫不感其恩召還除翰林學士承旨仍掌宿衛四年拜中書左丞相朝廷議選奉使宣撫使問民疾苦察吏貪廉且選習北蕃風土及知典故者俾別兒怯不花周行沙漢洗冤除弊不可勝計又奏發使諭諸王賜以金衣重寶使各撫其民毋踰法制於是內外震肅明年歲大饑流民載道令有司賑之欲還鄉者給路糧又錄在京貧民日糶以糧帝還自上都遣中使數輩趣使迎謁比見帝親酌酒勞之七年進右丞相明年御史劾奏別兒怯不花而徵政院使高龍卜在帝側爲解帝遂不允乃出御史大夫亦憐真班爲江浙左丞相中丞以下皆辭職詔復加太保於是兩臺各道言章交至別兒怯不花益不自安尋謫居渤海縣十年正月卒後子達世帖木而用

于朝遂贈弘仁輔治東文守正寅亮同德功臣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太師追封冀王謚忠宣達世帖木而字原理
仕至中書平章政事有學識能世其家

太平

太平字允中初姓賀氏名惟一後賜姓蒙古氏名太
平仁傑之孫勝之子也初勝以非罪死太平年尚幼
泰定帝雪其父寃而撫卹之太平資性開朗正大雖
在弱齡儼然如老成人嘗受業於趙孟頫又師事雲
中呂弼太平始襲父職爲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尋擢
陝西漢中道廉訪副使文宗名爲工部尚書都主管

奎章閣工事又除上都留守同知順帝元統初命爲
樞密副使尋陞同知樞密院事遷御史中丞時中書
有參議佛家問者儉人也御史劾其非時宰庇之事
寢不行太平辭疾卧家至正二年詔起爲中書參知
政事辭進右丞又辭會御史祁君璧復劾佛家問黜
之乃起就職宗室諸王歲賜廩食衣幣不均太平請
於帝均其厚薄守令多失職請選臺閣名臣充之仍
遣使覈其治行其治最者則增秩賜金幣逾金宋三
史久未克脩至是太平力贊其事爲總裁官修成之
時粟貴而金銀賤太平請出官本委官收市之所得

不貲其後兵興卒獲其用四年陞中書平章政事五年遷宣徽院使宣徽典飲餼權勢多橫索太平取簿閱之惟太常禮儀使阿剌不花一無所需太平因言於帝請擢居近職且厚賜之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太平因辭詔特賜姓而改其名七年遷中書平章政事班同列上國王朶而只爲左丞相請于帝曰臣籍先臣之蔭蚤襲位國王昧於國家之理今備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與共事十一月拜太平左丞相朶而只爲右丞相太平辭帝不允仍詔示天下明年正月詔脩后妃功臣傳特命太平同

監脩國史蓋異數也太平請僧道有妻子者勒爲民以減蠹耗給校官俸以防虛冒請賜經筵講官坐以崇聖學立行都水監以治黃河舉隱士完者薦執禮哈郎董立張樞李孝光是時天下無事朝廷稽古禮文之典有墜必舉平生好訪問人材不問南北必記錄于冊至是多進用之初脫脫既罷相出居西土會其父馬札兒台卒太平力請令脫脫歸葬以全孝道左右以爲難太平曰脫脫乃心王室大義滅親今父歿而不克奔訃爲善者不幾於怠乎爲之固請以故脫脫得還脫脫既得還朝即拜爲太傅然不知太平

元史卷三十一
五
之有德於已也。因汝中相讒間成隙處，欲中傷之。是時中書參政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拔用者。悉誣以罪黜去。九年七月，罷爲翰林學士承旨。既又誣劾其過失而并論其子也。先忽都不宜僭娶宗室女，脫脫之母聞之，謂脫脫兄弟曰：「太平好人也，何害於汝而欲去之？汝兄弟若違吾言，非吾子也。」侍御史撒馬篤揚言于朝曰：「御史欲害正人，壞臺綱如天下後世，何即卧病不起？」故吏田復勸太平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聽於天。若自殺，則誠有慊矣。」遂還奉元，杜門謝客。以書史自適。河南盜起十五年，詔命太平爲

江浙行省左丞相，未行改爲淮南行省左丞相。魚知行樞密院事，總制諸軍，駐于濟寧。時諸軍久出糧餉，苦不繼，太平命有司給牛具以種麥，自濟寧達于海州，民不擾而兵賴以濟。議立土兵元帥府，輪畚耕戰。十六年移鎮益都，未幾除遼陽行省左丞相，糴粟以給京師。處置有法，所致甚多，而民不擾。十七年五月，召爲中書左丞相。時毛貴據山東，明年由河間入寇，官軍屢敗，漸逼京都。中外大駭，廷議遷都以避之。和者如出一口，太平力爭以爲不可。起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于彰德，引兵擊之，大敗賊衆。京城遂安，會張

士誠以浙西降而晉冀閩陝之間察罕鐵木兒屢以捷奏聞於是中外人心翕然有中興之望矣太平又考求凡死節之臣雖布衣亦加贈謚有官者就官其子孫人尤感動當時右丞相搠思監家人以造偽鈔事覺刑部欲連逮搠思監太平力爲解之曰堂堂宰相烏得有此事四海聞之若國體何搠思監既劾罷太平所得俸祿多分饋之二皇后竒氏與皇太子謀欲內禪遣宦者資正院使朴不花諭意於太平太平不答皇后又名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皇太子欲盡逐帝近臣又令監察御史劾

帝親暱臣御史中丞禿魯鐵木兒未及奏而所劾御史被遷爲他官皇太子疑也先忽都泄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而歎曰善人國之紀也苟去之國將何賴乎數於帝前左右之以故皇太子之志未及逞會紐的該死皇太子遂令監察御史買住桑哥失理劾左丞成遵參政趙中等下獄死以二人爲太平黨也太平知勢有不可留數以疾辭位二十年二月拜太保俾養疾于家臺臣奏言以謂當時事之艱危政賴賢材之宏濟太平以師保兼相職爲宜帝不能從會陽翟王阿魯輝鐵木兒倡亂

騷動北邊勢逼上都皇太子乃言于帝命太平留守上都實欲置之死地太平遂往有同知太常院事脫歡者也先忽都故將也聞陽翟王將至乃引兵縛王至軍前太平不受令生致闕下北邊以寧太平終不以爲己功未幾詔拜太傅賜田若干頃俾歸奉元帝欲以伯撒里爲丞相伯撒里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陛下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於是密旨令伯撒里留太平毋行太平至沙井聞命而止宿留久之皇太子惡其既去而復留也二十三年令御史大夫普化劾太平故違上命當正其罪詔乃悉拘所

宣命及所賜物俾往陝西之西居焉搆思監因誣奏之安置土蕃尋遣使者逼令自裁太平至東勝賦詩一篇乃自殺年六十三二十七年監察御史辯其非辜請加褒贈也先忽都名均字公秉少好學有俊才累遷殿中侍御史治書侍御史翰林侍讀學士皆兼襲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太平之爲相也務廣延才彥而也先忽都以丞相子又傾已下士以故名稱籍然已而被劾罷從親還奉元居六年召爲兵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除通政院使太平再相授知樞密院事遷太子詹事十九年群盜由開平東屯遼陽冬詔也

先忽都以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詹事率師往討太平以其年少數請改命不久至則遣將拔懿州省治盜踰遼河東奔而朝廷讒搆日甚罷為上都留守尋改宣政院使以丁內艱不起擢思監再相復奏強起之即日監察御史也先帖木李好直又劾罷之已而擢思監徇皇太子旨構成大獄誣老的沙蠻子按難達識理沙加識理也先忽都及脫懽等不軌執脫懽燬鍊其獄連逮不已帝知其無辜欲釋其事特命大赦而擢思監增入條畫內獨不赦前獄唯老的沙逃于孛羅鐵木兒大同軍中蠻子按難達識理等遂皆貶

死也先忽都當與撒思嘉之地道由朶思麻行宣政院使桓州間素受知太平因留居其地執政知其故矣也先忽都遠命杖死之年四十四有詩集十卷

鐵木兒塔識

鐵木兒塔識字九齡國王脫脫之子資稟宏偉補國子學諸生讀書穎悟絕人事明宗於潛邸文宗初由同知都護府事累遷禮部尚書進參議中書省事擢陝西行臺侍御史留為全章閣侍書學士除大都留守尋同知樞密院事後至元六年拜中書右丞至正改元陞平章政事伯顏罷相庶務多所更張鐵木兒

塔識盡心輔贊每入番直帝為出宿宣文閣賜坐榻
前詢以政道必夜分乃罷二年郊鐵木兒塔識言大
祀竣事必有實惠及民以當天心乃賜民明年田租
之半嶺北地寒不任穡事歲募富民和糴為邊餉民
雖稍利而費官鹽為多鐵木兒塔識乃請別輸京倉
米百萬斛儲于和林以為備日本商百餘人遇風漂
入高麗高麗掠其貨表請没入其人以為奴鐵木兒
塔識持不可曰天子一視同仁豈宜乘人之險以為
利宜資其還已而日本果上表謝俄有日本僧告
六國使人刺探國事者鐵木兒塔識曰刺探在敵國

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為設果有之正可令
觀中國之盛歸告其主使知嚮化兩浙閩鹽額累增
而課愈虧江浙行省請減額鐵木兒塔識奏歲減十
三萬引五年拜御史大夫務以靜重持大體不為苛
矯以立聲威建言近歲大臣獲罪重者族滅輕者籍
其妻孥祖宗聖訓人子罪不相及請除之著為令近
畿飢民爭赴京城突出贓罰鈔糴米萬石即近郊寺
觀為糜食之所活不可勝計居歲餘遷平章政事位
居第一大駕時巡留鎮大都舊法細民糴於官倉出
印券月給之者其直三百文謂之紅帖米賦籌而給

之盡三月止者其直五百文謂之散籌米貧民買其
籌貼以為利鐵木兒塔識請別發米二十萬看遣官
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即得米一升蘇弊遂絕七年
首相去位帝乃鐵木兒塔識諭旨若曰爾先人事我
先朝顯有勞績爾實能世其家今命汝為丞相鐵
木兒塔識扣頭固辭不允乃拜命鐵木兒塔識脩飭
綱紀立內外通調之法朝官外補詳得陞辭親授帝
訓責以成效郡邑賢能更次第甄擢入補朝闕分海
漕米四十萬石置沿河諸倉以備凶荒先是僧人與
齊民均受役于官其法申嚴至是奏復其舊孔子後

龍封衍聖公階止四品奏陞為三品歲一再詣國學
進諸生而獎勵之中書故事用老臣預議大政久廢
不設鐵木兒塔識奏復其規起膺合張元補等四人
為議事平章曾未半年採備補弊之政以次興舉中
外咸悅從幸上京還入政事堂甫一日俄感暴疾薨
年四十六贈開誠濟美同德翊運功臣太師中書右
丞相追封冀寧王謚文忠鐵木兒塔識天性忠亮學
術正大伊洛諸儒之書深所研究帝嘗問為治何先
對曰法祖宗帝曰王文統奇才也朕恨不得如斯人
有用之對曰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以王道告君

而乃尚霸術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統正當遠之又何足取乎初伯顏議罷科舉鐵木兒塔識時在參議府訖不署奏牘及入中書乃議復行之徵用處士待以不次之擢或疑爲太優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奚足惜哉識者誦之時脩遼金宋三史鐵木兒塔識爲總裁官多所協贊去

達識帖睦爾

達識帖睦爾字九成幼與其兄鐵木兒塔識俱入國學爲諸生讀經史悉能通大義尤好學書初以世胄

補官爲太府監提點擢治書侍御史以言罷除樞密院同知陞中書右丞翰林承旨遷太司農至正七年出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又入爲大司農九年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沅靖柳桂等路徭獠竊發朝廷以溪洞險阻下詔招諭之達識帖睦爾謂寇情不可料請置三分省一治靜江一治沅靖一治柳桂以左右丞參政分兵鎮其地罷靖州路總管府改立靖州軍民安撫司設萬戶府益以戍兵朝廷皆如其言已而諸徭獠悉降召還復爲大司農十一年台州方國珍起海上達識帖睦爾奉詔與江浙行省參知政

事樊執敬往招諭之明年盜起河南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至則修城池飭備禦賊不敢犯其境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十五年入為中書平章政事時中書庶務多為吏胥遲留至則責委提控掾史二人分督左右曹悉為剖決出為江浙行省左丞相尋兼知行密院事許以便宜行事時江淮盜勢日盛南址阻滯達識帖睦迺獨治方面而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一視貨之輕重以為高下於是謗議紛然所部郡縣往往淪陷亦恬不以為意十六年正月張士誠陷平江七月逼杭州

帖睦迺即棄城遁下

陽萬戶普賢奴力拒之而苗軍帥楊完者時駐嘉興亦引兵至敗走張士誠達識帖睦迺還初達識帖睦迺以完者為海北宣慰使都元帥尋陞江浙行省叅政至是遂陞右丞而苗軍素無紀律肆為鈔掠所過蕩然無遺達識帖睦迺方倚完者以為重莫敢禁遏故完者矜驕日肆而不可制明年士誠寇嘉興屢為完者所敗士誠乃遣蠻子海牙以書詐降蠻子海牙嘗為南行臺御史中丞以軍結水寨屯采石為大明兵所敗因走歸士誠故士誠使之來而書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迺不可曰我昔在淮南

嘗招安士誠知其反覆其降不可信完者固勸乃許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迺不許又請爵爲三公達識帖睦迺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以爲請達識帖睦迺雖外爲正詞然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士德尋爲

大明兵所擒復陞士信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然士誠雖降而城池府庫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於是朝廷以招安張士誠爲達識帖木兒功詔加太尉當是時

徽州建德皆已陷完者屢出師不利士誠素欲圖完者而完者時又強娶平章政事慶童女達識帖木兒雖主其婚然亦甚厭之乃陰與士誠定計除完者揚言使士誠出兵復建德完者營在杭城北不爲備遂被圍苗軍悉潰完者與其弟伯顏皆自殺其後事聞于朝贈完者潭國忠愍公伯顏衡國忠烈公完者既死士誠兵遂據杭州十九年朝廷因授士信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士信乃大發浙西諸郡民築杭城先是海漕久不通朝廷遣使來徵糧士誠運米十餘萬石達京師方面之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迺徒存虛名

而已俄而士誠令其部屬自頌功德必欲求王爵達
識帖睦邇謂左右曰我承制居此徒籍口舌以馭此
輩今張氏復要王爵朝廷雖微終不為其所脇但我
今若逆其意則目前必受害當忍恥含垢以從之耳
乃為具文書聞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為吳
王即平江治宮闕立官屬時荅蘭帖木兒為江浙行
省右丞真保為左右司郎中二人諂事士誠多受金
帛數姝孽達識帖睦邇之短以故張氏遂有不相容
之勢二十四年士信乃使王晟等面數達識帖睦邇
過失勸其移咨省院自陳老病願退又言丞相之任

非士信不可士信即逼取其諸所掌符印而自為江
浙行省左丞相徙達識帖睦邇居嘉興事聞朝廷即
就以士信為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邇至嘉興
士信峻其垣墻錮其門闥所以防禁之者甚嚴達識
帖睦邇皆不以為意日對妻妾飲酒放歌自若士誠
令有司公牘皆首稱吳王令旨又諷行臺為請實授
手朝行臺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皆不從至是既拘
達識帖睦邇即使人至紹興從普化帖木兒索行臺
印章普化帖木兒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
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

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而死臨死擲杯地上
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後數日達識帖睦爾聞
之歎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為遂命左右以藥酒進
飲之而死士誠乃使載其柩及妻孥北返于京師普
化帖木兒字兼善答魯乃蠻氏行臺御史大夫帖木
哥子也累遷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時境內皆為諸豪
所據不能有所施設及遷南行臺又為張士誠所逼
而死然論者以為其死視達識帖睦爾為差勝云

傳卷第二十七

傳卷第二十八

元史百四十一

翰學士呂泰知制誥兼修國史東瀛翰林制誥高知制誥兼國史院總官壽禧等奉勅修

太不花

太不花弘吉剌氏世為外戚官最貴顯太不花沉厚
有大度以世胄入官累遷雲南行省右丞歷通政使
上都留守遼陽行省平章政事至正八年太平為丞
相力薦太不花可大用召入為中書平章政事明年
太平既罷脫脫復為相太不花因黨於脫脫謀欲害
太平衆由是不平之十二年盜起河南知樞密院事

老章出師久無功詔拜太不花河南行省平章政事
加太尉將兵往代之未期月平南陽汝寧唐隨又下
安陸德安等路招降服叛勅合事宜軍聲大振十四
年脫脫以太師右丞相總大兵征高郵尋詔奪其兵
柄而陞太不花本省左丞相與太尉月闊察兒樞密
知院雪雪代總其兵山東河北諸軍悉今太不花節
制而太不花乃以軍士乏糧之故頗驕傲不遵朝廷
命令軍士又徃徃剽掠爲民患十五年監察御史也
里忽都等劾其慢功虐民之罪於是天子下詔盡奪
其職俾率領火赤溫從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魯征進

頃之復拜湖廣行省左丞相節制湖廣荆襄諸軍招
捕沔陽湖廣等處水陸賊徒會朝廷復拜太平爲中
書左丞相太不花聞之意不能平歎曰我不負朝廷
朝廷召我矣太平漢人今乃復居中用事安受逸樂
我反在外勤苦邪及擊賊賊且退諸將皆欲乘勝渡
江而人不花乃反勤兵而退以養銳爲名其後賊犯
汴梁守臣請援兵至十徃反太不花乃始率兵援汴
梁而猶按甲不進時睢毫太康俱已陷邊警日急或
諫之曰賊旦夕且至丞相兵不進何也太不花顧左
右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犯境邪若等毋多言我

自有神筭也既而縱軍出掠百里之內蕩然無遺繼
又渡師河北聲取曹濮遂駐于彰德衛輝俄而曹濮
之賊奔竄晉冀大同亦相繼不守遂募延不可制朝
廷以爲憂兩遣重臣諭以密旨授之成筭而太不花
恬不爲意是時其子壽童以同知樞密院事將兵分
討山東久無功嘗以事入奏語言有驕慢意帝由是
惡之十八年山東賊愈充斥且逼近京畿於是詔拜
太不花中書右丞相總其兵討山東既渡河即上疏
以謂賊勢張甚軍行宜以糧餉爲先昔漢韓信行軍
蕭何餽糧方今措畫無如丞相太平者如今太平至

軍中供給事乃可濟不然兵不能進矣其意實銜太
平欲其至軍中即害之也時叅知政事卜顏帖木兒
張晉等分省山東二人者嘗劾壽童不進兵太不花
至則以其餽運不前斷遣之又以知樞密院事完者
帖木兒爲右丞之日嘗劾其非亦加以失悞專制之
罪擅改其官徵至軍欲害之事聞廷議喧然而太平
與太不花久有隙會其疏來上以其欲害已也遂諷
監察御史迷只兒海等劾其緩師拒命之罪而於帝
前力譖之於是乃下詔削其官爵奪其兵柄安置于
蓋州以知樞密院事悟良哈台總其兵太不花聞有

詔夜馳詣劉哈刺不花求救解劉哈刺不花者太不
花故部將也以破賊累有功拜淮南行省平章政事
時駐兵保定見太不花來因張樂大宴舉酒慷慨言
曰丞相國家柱石有大勲勞如此天子終不害丞相
是必讒言間之耳我當自往見上言之丞相毋憂也
哈刺不花即走至京首見太平太平問其來何故哈
刺不花具以其故告之太平曰太不花大逆不道今
詔已下尔乃敢輒妄言邪不審處禍將及尔矣哈刺
不花聞太平言畏懼噤不能發太平度太不花必在
哈刺不花所即語之曰尔能致太不花以來吾以尔
見上尔功不細矣哈刺不花因許之太平乃引入見
帝賜賚良渥初劉哈刺不花之爲部將於太不花也
與倪晦者同在幕下太不花每委任晦而哈刺不花
計多阻不行哈刺不花心嘗以爲怨及是知事已不
可解還縛太不花父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於路

察罕帖木兒

察罕帖木兒字廷瑞系出北庭曾祖闊闊台元初隨
大軍收河南至祖乃蠻台父阿魯溫皆家河南爲穎
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兒幼篤學嘗應進士舉有時名
身長七尺脩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或怒則毫皆直指

居常慨然有當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盜發汝潁焚城邑殺長吏所過殘破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十二年察罕帖木兒乃奮義起兵沈丘之子弟從者數百人與信陽之羅山人李思齊合兵同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朝廷授察罕帖木兒中順大夫汝寧府達魯花赤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賊戰輒克捷十五年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鄧許嵩洛察罕帖木兒兵日益盛轉戰而北遂成虎牢以逼賊鋒賊乃北渡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帖木兒進戰大敗之餘黨柵河洲殲之無遺類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除中書刑部侍郎階中議大夫苗軍以滎陽叛察罕帖木兒夜襲之虜其衆幾盡乃結營屯中牟已而淮右賊衆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擣中牟營察罕帖木兒結陳待之以死生利害諭士卒士卒賈勇決死戰無不一當百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奮擊賊中堅城勢遂披靡不能支棄旗鼓遁走追殺十餘里斬首無算軍聲益大振十六年陞中書兵部尚書階嘉議大夫繼而賊西陷陝州斷殺函勢欲趨秦晉知樞密院事答失八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帖

木兒與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帖木兒即鼓行而西夜
拔殺陵立柵交口陝爲城阻山帶河險且固而賊轉
南山粟給食以堅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帖木兒乃
焚馬矢營中如炊烟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
守既備賊始覺不敢動即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
南鄙察罕帖木兒追襲之蹙之以鐵騎賊回扼下陽
津赴水死者甚衆相持數月賊勢窮皆遁潰以功加
中奉大夫僉河北行樞密院事十七年賊尋出襄樊
陷商州攻武關官軍敗走遂直趨長安至灞上分道
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陝西省臺來告急察罕帖木

兒即領大衆入潼關長驅而前與賊遇戰輒勝殺獲
以億萬計賊餘黨皆散潰走南山入與元朝廷嘉其
復關陝有大功授資善大夫陝西行省左丞未幾賊
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帖木兒即
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謀者誘賊圍鳳翔賊果來
圍之厚凡數十重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
百里往赴比去城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
中軍亦開門鼓噪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潰
自相踐蹂斬首數萬級伏屍百餘里餘黨皆遁還關中悉
定十八年山東賊分道犯京畿朝廷徵四方兵入衛

詔察罕帖木兒以兵屯涿州察罕帖木兒即留兵戍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往赴召而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南且還察罕帖木兒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其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却之河東悉定進陝西行省右丞兼陝西行臺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樞密院事於是天子乃詔

察罕帖木兒守禦關陝晉冀撫鎮漢西荆襄便宜行

關外事察罕帖木兒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為

己責是年安豐賊劉福通等陷汴梁造宮闕易正朔

號召群盜巴蜀荆楚江淮齊魯遼西至甘肅所在

兵起勢相聯結察罕帖木兒乃北至太行南守鞏洛

而自將中軍軍沔池會叛將周全某輩懷入汴城合

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下令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

陽而自將精騎發新蔡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

犯退引去因追至虎牢塞成臯諸險而還拜陝西行

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樞密院事便宜行事十九

年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五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
遊騎南道出汴南略歸亳陳祭北道出汴東戰船浮
于河水陸並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
關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
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
壘賊屢出戰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
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噪
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
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突騎縱擊悉擒其衆賊自是
益不敢出八月謀知城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

思孝李克彛虎林赤賽四赤谷忽脫因不花呂文完
哲賀宗哲安童張守禮伯顏孫翥姚守德魏運其因不
花楊履信關關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共勇登
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其僞主從數百騎出
東門遁走獲僞后及賊妻子數萬僞官五千符璽印
章寶貨無筭全居民二十萬軍不敢私市不與肆不
旬日河南悉定獻捷京師歡聲動中外以功拜河南
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樞密院事陟西行臺御
史中丞仍便宜行事詔告天下先是中原亂江南海
漕不復通京師屢苦饑至是河南既定檄書達江浙

海漕乃復至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
陝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
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殖穀訓練士卒謀大
舉以復山東先是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
平定而答失八都魯之子曰孛羅帖木兒以兵駐大
同因欲并據晉冀遂至兵爭天子屢下詔和解之終
不聽事見本紀及答失八都魯傳中二十一年謀知山
東群賊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降了賊六月察罕帖
木兒乃輿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汴州
軍出并陘遼沁軍出邯鄲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

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
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冠州東昌八
月師至益河遣其子擴廓帖木兒及諸將等以精卒
五萬擣東平與東平賊兵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
級直抵其城下察罕帖木兒以田豐撫山東久軍民
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
東平濟寧時大軍猶未渡群賊皆聚于濟南而出兵
齊河禹城以相抗察罕帖木兒分遣奇兵取間道出
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徇瀕海郡
邑乃自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于分齊大敗之進逼

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南道諸將亦報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聞風皆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如故察罕帖木兒遂移兵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矣二十二年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田豐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

察罕帖木兒行觀營壘衆以爲不可往察罕帖木兒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訃聞帝震悼朝廷公卿及京師四方之人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詔贈推誠定遠宣忠亮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謚獻武及葬賜賻有加改贈宣忠興運弘

仁效節功臣追封潁川王改謚忠襄食邑流丘縣所
在立祠歲時致祭封其父阿魯溫汝陽王後又進封
梁王於是復起擴廓帖木兒拜銀青榮祿大夫太尉
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皇太子詹事仍便宜行
事襲總其父兵擴廓帖木兒既領兵柄銜哀以討賊
攻城益急而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拔
其城執其渠魁陳孫頭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
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即遣關保以兵
取莒州於是山東悉平擴廓帖木兒本察罕帖木兒之
甥自幼養以爲子當是時東至淄沂西踰關陝皆晏

然無事擴廓帖木兒乃駐兵于汴洛朝廷方倚之以爲
安孛羅帖木兒自察罕帖木兒既沒復數以兵爭晉冀帝
雖屢解諭之而讎隙日深二十二年御史大夫老的沙與
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得罪於皇太子皇太子欲誅之
皆奔于大同爲孛羅帖木兒所匿老的沙者帝母舅以故
帝數爲皇太子寢其事而皇太子不從帝無如之何
則傳旨密令孛羅帖木兒隱其迹而丞相搠思監宦
者朴不花皆附皇太子必窮竟其事皇太子又方倚
重於擴廓帖木兒時擴廓帖木兒駐太原與孛羅帖
木兒構兵勢相持不可解二十四年搠思監朴不花

因誣孛羅帖木兒老的沙謀爲不軌而皇太子亦怒不已三月天子以故下詔數孛羅帖木兒罪削其官職而奪其兵孛羅帖木兒不受詔遂遣兵逼京師必欲得搠思監朴不花乃已天子不得已縛兩人與之語在搠思監孛羅帖木兒傳七月孛羅帖木兒又與老的沙合秃堅帖木兒兵同犯闕時擴廓帖木兒遣部將白鎖住以萬騎衛京師駐于龍虎臺與戰不利遂奉皇太子奔于太原孛羅帖木兒既入朝據相位白鎖住又將二萬騎屯漁陽爲朝廷聲援二十五年擴廓帖木兒以兵擣大同取之皇太子乃趣擴廓

木兒六舉以討逆發丞相也速立屯東鄙魏遼齊吳豫函諸王兵駐西邊而自率擴廓帖木兒兵取中道抵京師亡何孛羅帖木兒既伏誅帝詔白鎖住兵守京城遂詔皇太子還京而擴廓帖木兒亦扈從入朝九月詔拜伯撒里右丞相擴廓帖木兒左丞相伯撒里累朝舊臣而擴廓帖木兒以後生晚出乃與並相居兩月即請南還視師是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蜀皆非我所有皇太子累請出督師而帝難之乃詔封擴廓帖木兒河南王俾總天下兵而代之行擴廓帖木兒於是分省以自隨官屬之盛幾與朝廷等而

用孫翥趙恒等爲謀主二十六年二月自京師還河
南欲廬墓以終喪左右咸以謂受命出師不可中止
乃復北渡居懷慶又移居彰德初李思齊與察罕帖
木兒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是擴廓帖木兒總其兵
思齊心不能平而張良弼首拒命孔興脫列伯等亦
皆以功自恃各懷異見請別爲一軍莫肯統屬釁隙既
開遂成讎敵擴廓帖木兒乃遣關保虎林赤以兵西
攻良弼于鹿臺而思齊亦與良弼合兵連不能罷擴
廓帖木兒始受命南征而顧乃退居彰德又惟務用
兵陝西天子之命置而不問朝廷因疑其有異志皇

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因而自立
擴廓帖木兒與孛蘭奚等不從及還京師皇后竒氏
傳旨令擴廓帖木兒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
之位擴廓帖木兒知其意比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
其軍由是皇太子心銜之及是屢趣其出師江淮擴
廓帖木兒第遣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完哲額高以
兵往山東而西兵互相勝負終不解帝又下詔和解
之顧乃戕殺詔使天下奴等而跋扈之跡成矣二十
七年八月帝乃下詔命皇太子親出總天下兵馬而
分命擴廓帖木兒以其兵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

思齊以其兵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禿魯以其兵與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取襄樊王信以其兵固守山東信地然詔書雖下皇太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帖木兒終扞拒不肯受於是貊高國保等皆叛擴廓帖木兒關保自察罕帖木兒起兵以來即爲將勇冠諸軍功最高而貊高善論兵尤爲察罕帖木兒所信任及是兩人見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狀聞于朝舉兵共攻之而皇太子用沙藍荅兒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計立無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廓帖木兒以貊高等能備

大義賜號忠義功臣十月詔落擴廓帖木兒太傅中書左丞相依前河南王以汝州爲食邑與弟脫因帖木兒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爲梁王食邑從行官屬米令還朝凡擴廓帖木兒所總諸軍在帳前者白鎖住虎林赤領之在河南者李克彛領之在山東者也速領之在山西者沙藍荅兒領之在河北者貊高領之擴廓帖木兒旣受詔即退軍屯澤州詔又命禿魯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率兵東向以正天討二十八年朝廷命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爲之守擴廓帖木兒即遣兵據太原而盡殺朝廷所

置官皇太子乃命魏賽因不花及關保皆以兵與思齊良弼諸軍夾攻澤州而天子又下詔削奪擴廓帖木兒爵邑令諸軍共誅之其將士官吏効順者與免本罪惟孫翥趙恒罪在所不赦二月擴廓帖木兒退守于平陽而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貊高合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與擴廓帖木兒相持既久大明兵時已及河南思齊良弼皆遣使詣擴廓帖木兒告以出師非本心乃解兵大掠西歸七月貊高關保進攻平陽當是時擴廓帖木兒氣稍沮而關保新高勢甚振數請戰擴廓帖木兒不應或師出即復

退一日諜知貊高分軍掠祁縣即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大敗其眾貊高關保皆就擒朝廷聞之遽罷撫軍院而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以誤國皆受黜既而擴廓帖木兒上疏自陳其情恟帝尋亦悔悟下詔滌其前非於是

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不守閏七月帝乃下詔復命擴廓帖木兒仍前河南三太傅中書左丞相孫翥趙恒並復舊職以兵從河北南討也速以兵趨山東禿魯兵出潼關李思齊兵出七盤金商以圖復汴洛未幾也速兵遂潰禿魯思齊兵亦未嘗出而

擴廓帖木兒又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敢南向事已不可為矣已而

大明兵迫京城帝北奔國遂以亡及大明兵至太原擴廓帖木兒即棄城遁領其餘眾西奔于甘肅

傳卷第三十八

傳卷第二十九

元史一百四十二

翰林待制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院編修官壽寧奉

答失八都魯

答失八都魯魯祖紐璘祖也速答兒有傳答失八都魯南加台子也以世襲萬戶鎮守羅羅宣慰司土人作亂答失八都魯捕獲有功四川省舉充船橋萬戶出征雲南陞大理宣慰司都元帥至正十一年特除四川行省參知政事撥本部探馬赤軍三千從平章咬住討賊於荆襄九月次安平站時咬住兵既平江

陵峇失八都魯請自攻襄陽十二年進次荆門時賊
十萬官軍止三千餘遂用宋廷傑計招募襄陽官吏
及土豪避兵者得義丁二萬編排部伍申其約束行
至蠻河賊守要害兵不得渡即令屈萬戶率奇兵由
間道出其後首尾夾攻賊大敗追至襄陽城南大戰
生擒其僞將三十人腰斬之賊自是閉門不復出峇
失八都魯乃相視形勢內列八翼包絡襄城外置八
營軍峴山楚山以截其援自以中軍四千據虎頭山
以瞰城中署從征人李復爲南漳縣尹黎可舉爲宜
城縣尹拊循其民以賊軍饋城中之民受圍日又夜

半二天繼城叩營門具告虛實願爲內應峇失八都
魯與之定約以五月朔日四更攻城授之密號而去
至期民垂繩以引官軍先登者近千人時賊船百餘
艘在城北陰募善水者鑿其底天將明城破賊巷戰
不勝走就船船壞皆溺水死僞將王權領千騎西走
遇伏兵被擒襄陽遂平加峇失八都魯資善大夫賜
上尊及黃金束帶以其弟識里木爲襄陽達魯花赤
子孛羅帖木兒爲雲南行省理問比賊再犯荆門安
陸沔陽峇失八都魯輒引兵敗之尋詔益兵五千以
烏撒烏蒙元帥成都不花聽其調發十三年定青山

荆門諸寨九月率兵略均房平穀城攻開武當山寨
數十獲偽將杜將軍十二月趨攻峽州破偽將趙明
遠木驢寨陞四川行省右丞賜金繫腰十四年正月
復峽州三月陞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樞密院事
總荆襄諸軍五月命玉樞虎兒吐華代荅失八都魯
守中興荆門且令荅失八都魯以兵赴汝寧十月詔
與太不花會軍討安豐是月復苗軍所據鄭均許三
州十二月復河陰鞏縣十五年命荅失八都魯就管
領太不花一應諸王藩將兵馬許以便宜行事六月
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進次許州長葛與劉福通野

戰為其所敗將士奔潰九月至中牟收散卒團結屯
種賊復來劫營掠其輜重遂與李羅帖木兒相失劉
哈刺不花進兵來援大破賊兵獲李羅帖木兒歸之
復駐汴梁東南三月堽十二月調兵進討大敗賊于太
康遂圍亳州偽宋主小明王遁十六年加金紫光祿
大夫三月朝廷差脫歡知院來督兵荅失八都魯父
子親與劉福通對敵自己至酉大戰數合荅失八都
魯墜馬李羅帖木兒扶令上馬先還自持弓矢連發
以斃追者夜三更步回營中十月移駐陳留十一月
攻取夾河劉福通寨十二月庚申次高柴店徧太康

三十里是夜二鼓賊五百餘騎來劫以有備亟遁火而追之比曉督陣力戰自寅至巳四門皆陷壯士緣城入其郭斬首數萬擒僞將軍張敏孫韓等九人殺僞丞相王羅二人辛酉太康悉平遣李羅帖木兒告捷京師帝賜勞內殿王其先臣二世拜河南行省左丞相仍兼知樞密院事守禦汴梁識里木雲南行省左丞李羅帖木兒四川行省左丞將校僚屬賞爵有差十七年三月詔朝京師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四川行省左丞相九月取溝城東明長垣三縣十月詔道知院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雷澤濮州而達理麻失理爲劉福通所殺達達諸軍皆潰谷失八都魯力不能支退駐石村朝廷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促戰相踵賊覘知之詐爲谷失八都魯通和書遺諸道路使者果得之以進谷失八都魯覺知一夕憂憤死十二月庚子也子李羅帖木兒別有傳

慶童

慶童字明德康里氏祖明里帖木兒父幹羅思皆封益國公慶童早以勲臣子孫受知仁廟給事內廷遂長宿衛授太宗正府掌判三遷爲上都留守又累遷爲江西河南二行省平章政事入爲太府卿復爲上都留守出

爲遼陽行省平章政事以寬厚爲政遼人德之至正十年遷平章行省江浙適時承平頗沉湎于宴樂凡遺逸之士舉校官者輒擯斥不用由是不爲物論所與明年盜起汝穎已而蔓延于江浙江東之饒信徽宣鈔山廣德浙西之常湖建德所在不守慶童分遣僚佐往督師旅魯不踰時以次克復既乃令長吏按視民數凡註誤者悉置不問招徠流離俾安故業發官粟以振之省治燬于兵則拓其故址俾之一新募貧民爲工役而償之以錢杭民賴以存活者尤衆十四年脫脫以太師右丞相統大兵南征一切軍資衣甲器仗穀粟薪橐之屬咸

取具於江浙慶童規措有方陸運川輸千里相屬朝廷賴之明年盜起常之無錫衆議以重兵殲之慶童曰赤子無知迫於有司故弄兵耳苟諭以禍福彼無不降之理盜聞之果投戈解甲請爲良民十六年平江湖州陷義兵元帥方家奴以所部軍屯杭城之北關鈞結同黨相煽爲惡劫掠財貨白晝殺人民以爲患慶童言于丞相達識帖睦迺曰我師無律何以克敵必斬方家奴乃可出師丞相乃與慶童入其軍數其罪斬首以徇民大悅繼而苗軍帥楊完者以其軍守杭城丞相達識帖睦迺既承制授完者江浙行省

右丞而完者益以功自驕因求娶慶童女慶童初不許時苗軍勢甚張達識帖睦爾方倚以為重強為主婚慶童不得已以女與之明年出鎮海寧州距杭百里地瀕海磽瘠民甚貧居二年盜息而民阜至是慶童在江浙已七年涉歷險艱勞績甚優著召拜翰林學士承旨改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未行仍任江浙十年遷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未行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賜以御衣上尊時南行臺治紹興所轄諸道皆阻絕不通紹興之東明台諸郡則制於方國珩其西杭蘇諸郡則據於張士誠憲臺綱紀不復可振徒存空名而已二十年召還朝慶童乃由海道趨京師拜中書平章政事俄有譖其子剛僧私通宮人者帝怒殺之慶童因鞅鞅不得志移疾家居久之日飲酒以自遣二十五年詔拜陝西行省左丞相時李思齊擁兵關中慶童至則御之以禮待之以和居三年關陝用寧召還京師二十八年七月大明兵逼京城帝與皇太子及六宮至於宰臣近戚皆北奔而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為中書左丞相以輔之八月二日京城破淮王與慶童出齊化門皆被殺

也速

也速蒙古人，倜儻有能名。由宿衛歷尚乘寺提點，遷宣政院參議。至正十四年，河南賊芝麻李據徐州也。速從太師脫脫南征徐州，城堅不可猝拔。脫脫用也速計，以巨石為礮，晝夜攻之，不息。賊困，莫能支也。速又攻破其南關外城，賊遂遁走，以功除同知中政院事。繼又領軍從父太尉月闊察兒征淮西，會賊圍安豐，即往援之。渡淮無舟，因策馬探水深淺，浮而過賊。大駭，撤圍去。進攻濠州，有詔班師，乃還。陞將作院使。復從太尉征淮東，取盱眙，遷淮南行樞密院副使。

同知樞密院事，討賊海州，大敗之。賊走航，海襲山東，盡有其地也。速計賊必乘勝北侵，急引兵止，還表裏擊之。復勝兗二州及費鄒曲阜寧陽泗水五縣。賊勢遂斂，未幾復泰安州及平陰肥城萊蕪新泰四縣。又平安水等五十三寨。陞知樞密院事，討莆臺賊杜黑兒，擒送京師磔之。東昌賊將北寇，道出陵州也。速邀擊於景州，斬獲殆盡。復阜城縣，有詔命也。速以軍屯單家橋，斷賊北路。賊轉攻長蘆也。速往與戰，流矢貫左手，不顧，轉鬪無前。殺賊五百餘人，奪馬三千匹。於是分兵下山寨，民爭來歸。拜中書平章政事，改行省。

淮南雄州蔚州賊繼起也速悉平之知樞密院事劉
哈刺不花所部卒掠懷來雲州欲爲亂也速以輕騎
擊滅其首禍者降其衆隸麾下賊陷大寧詔也速往
討之賊兵次侯家店也速遇賊即前與戰自昏抵曙
散而復合也速遣別騎繞出賊後賊腹背受敵大敗
遂拔大寧擒首賊湯通周成等三十五人磔于都市
召入覲賞賚優渥進階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
既而賊雷帖木兒不花程思忠等陷永平詔也速出
師遂復涿州及遷安縣時遼東郡縣惟永平不被兵
儲粟十萬芻藁山積居民殷富賊乘間竊入增上築

城因河爲塹堅守不可下也速乃外築大營絕其樵
采數與賊戰獲其僞帥二百餘人平山寨數十人復
昌黎撫寧二縣擒雷帖木兒不花送京師賊急乃乞
降于叅政徹力帖木兒爲請命于朝詔許之命也速
退師也速度賊必以計怠我師乃嚴備以偵之程思
忠果棄城遁去亟追至瑞州殺獲萬計賊遂東走金
復州詔還京師拜遼陽行省左丞相知行樞密院事
撫安迤東兵農委以便宜開省于永平總兵如故金
復海蓋乾王等賊並起西侵輿中州陰由海道趨永
平聞也速開省乃止也速亟分兵防其衝突賊乃轉

攻大寧爲守將王聚所敗斬其渠魁衆潰皆西走也
速慮賊窺上都即調右丞忽林台提兵護上都簡精
銳自躡賊後賊果寇上都忽林台擊破之賊衆又大
潰永平大寧於是始平乃分命官屬勞來安輯其民
使什伍相保以事耕種民爲立石頌其勲德二十四
年孛羅帖木兒與右丞相搠思監宦者朴不花有怨
遣兵犯闕執二人以去而也速遂拜中書左丞相七
月孛羅帖木兒留兵守大同自率兵復向闕京師大
震百官從帝城守皇太子統兵迎於清河命也速軍
於昌平而孛羅帖木兒前鋒已度居庸關至昌平

速一軍皆無鬪志不戰而潰皇太子馳入城尋出奔
于太原孛羅帖木兒遂入京城爲中書右丞相語具
孛羅帖木兒傳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太原與擴廓帖
木兒謀清內難承制調甘肅嶺北遼陽陝西諸省諸
主兵入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乃遣御史大夫
禿堅帖木兒率兵攻上都附皇太子者且以禦嶺北
之兵又調也速率兵南禦擴廓帖木兒部將竹真貌
高壽也速軍次良鄉不進謀之於衆皆以謂孛羅帖
木兒所行狂悖圖危宗社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
西連太原擴廓帖木兒東連遼陽也先不花國王軍

聲大振孛羅帖木兒患之遣其將同知樞密院事姚伯顏不花以兵往討軍過通州白河水溢不能進駐虹橋築壘以待姚伯顏不花素輕也速無謀不設備也速覘知之襲破其軍擒姚伯顏不花孛羅帖木兒大恐自將討也速至通州大雨三日乃還孛羅帖木兒先以部將保安不附已殺之至是又失姚伯顏不花二人皆驍將也如失左右手鬱鬱不樂事敗遂伏誅二十七年詔以也速為中書右丞相分省山東二十八年

大明兵取山東閏七月也速與部將哈刺章田勝同

達等禦於莫州衆敗潰乃盡掠莫州殘民北遁

徹里帖木兒

徹里帖木兒阿魯溫氏祖父累立戰功為西域大族徹里帖木兒幼沉毅有大志早備宿衛擢中書直省舍人遂拜監察御史時右丞相帖木迭兒用事生殺予奪皆出其意道路側目徹里帖木兒抗言歷詆其奸帖木迭兒欲中傷之會山東水鹽課大損除山東轉運司副使甫浹月補其虧數皆足轉刑部尚書京師豪右憚之不敢犯法而以非罪嚴法者多所全脫天曆二年拜中書右丞尋陞中書平章政事出為河

南行省平章政事黃河清有司以為瑞請聞于朝徹里帖木兒曰吾知為臣忠為子孝天下治百姓安為瑞餘何益於治歲大饑徹里帖木兒議賑之其屬以為必自縣上之府府上之省然後以聞徹里帖木兒慨然曰民饑死者已眾乃欲拘以常格耶往復累月民存無幾矣此蓋有司畏罪將歸怨于朝廷吾不為也大發倉廩賑之乃請專擅之罪文宗聞而悅之賜龍衣上尊至順元年雲南伯忽叛以知行樞密院事總兵討之治軍有紀律所過秋毫無犯賊平賞賚甚厚悉分賜將士師旋囊裝惟巾櫛而已除留守上都

先是上都官買商旅之貨其直不即酬給以故商旅不得歸至有飢寒死者徹里帖木兒為之請有旨出鈔四百萬貫償之遷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以嚴厲為政部內肅然尋召拜御史中丞朝廷憚之風紀大振至元元年拜中書平章政事首議罷科舉又欲損太廟四祭為一祭監察御史呂思誠等列其罪狀劾之帝不允詔徹里帖木兒仍出署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寶參政許有壬入爭之太師伯顏怒曰汝風臺臣言徹里帖木兒邪有壬曰太師以徹里帖木兒宣力之故擢寘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

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耶伯顏寔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人才缺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賊敗又有假蒙古色目名者有壬曰科舉未行之先臺中賊罰無筭豈盡出於舉子舉子不可謂無過較之於彼則少矣伯顏因曰舉子中可任用者唯參政耳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丁文苑輩皆可任大事又如歐陽元功之文章豈易及邪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美食者皆能自向學豈有不至大官者邪有壬曰所謂士者初不以衣食爲事其事在治國平天下伯顏又曰今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古人有

立賢無方科舉取士豈不愈於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今通事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二十五名歲餘四百五十六人玉典赤太醫控鶴皆入流品又路吏及任子其途非一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七十二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太師試思之科舉於選法果相妨邪伯顏心然其言然其議已定不可中輟乃爲溫言慰解之且爲有壬爲能言有壬聞之曰能言何益於事徹里帖木兒時在座曰參政坐無多言也有壬曰太師謂我風人劾平章可共坐邪徹里帖木兒笑曰吾固未嘗信此語也有壬曰宜平章

之不信也設有壬果風人言平章則言之必中矣豈止如此而已衆皆笑而罷翌日崇天門宣詔特令有壬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及禍勉從之治書侍御史普化謂有壬曰叅政可謂過河拆橋者矣有壬以爲大耻遂移疾不出初徹里帖木兒之在江浙也會行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頗不平故其入中書以罷科舉爲第一事先論學校貢士莊田租可給怯薛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至是遂論罷之徹里帖木兒嘗指斥武宗爲那壁那壁者猶謂之彼也又嘗以妻弟阿魯渾沙女爲己女冒請珠袍等物於是臺臣復劾其罪而伯顏亦惡其忤己欲斥之詔貶徹里帖木兒于南安人皆快之久之卒于貶所至正二十三年監察御史野仙帖木兒等辨其罪可依寒食國公追封王爵定謚加功臣之號事不行

納麟

納麟智曜之孫睿之子也大德六年納麟以名臣子用丞相哈剌哈孫荅剌罕薦入備宿衛十年除中書舍人至大四年遷宗正府郎中皇慶元年擢僉河南廉訪司事延祐初拜監察御史以言事忤旨仁宗怒叵測中丞朶兒只力救之乃解又言風憲恃紉劾之

權而受人賂者宜刑而加流四年遷刑部員外郎六年出爲河南行省郎中至治三年入爲都漕運使泰定中擢湖南湖北兩道廉訪使天曆元年除杭州路總管鋤奸去蠹吏畏民悅明年改江西廉訪使高昌歲飢江西行省難於發粟納麟曰朝廷如不允我當以家貲償之乃出粟以賑民全活甚衆平章政事把失忽都貪縱不法納麟劾罷之至順元年拜湖廣行省叅知政事元統初召爲刑部尚書未至改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尋陞中丞至元元年召拜中書叅知政事遷同知樞密院事尋出爲江浙行省右丞乞致仕不允除浙西廉訪使力辭不赴至正二年除行宣政院使上天竺者舊僧彌戒徑山者舊僧惠洲恣縱犯法納麟皆坐以重罪請行宣政院設崇教所擬行省理問官秩四品以治僧獄訟從之尋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年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入爲中書平章政事七年出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尋召拜御史大夫所薦用御史必老成更事者八年進金紫光祿大夫請老不許加太尉御史劾罷之退居姑蘇十二年江淮盜起帝命爲南臺御史大夫納麟承詔即起仍命兼太尉設僚屬總制江浙江西湖廣三省

軍馬詔遣直省舍人海玉傳旨慰諭之納麟北面再拜曰臣雖耄老敢不黽勉從事盡餘生以報陛下至則修築集慶城郭會江浙杭城失守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失列門引兵往援次于采石納麟使止之曰聞杭賊易破不足憂今官城危急先宜以兵救宣城乃調典瑞院使脫火赤率蒙古軍應之大破賊于壩下門宣州以安已而賊陷徽州廣德常州宜興溧水溧陽蔓延丹陽金壇句容略上元江寧游兵至鍾山集慶勢甚危納麟乃力疾治兵部署士卒命治書侍御史左峇納失理守城中中丞伯家奴戍東郊是時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軍和州納麟遣使求援也先帖木兒曰我奉命鎮江北不敢往援江東納麟復遣監察御史鄭鄒力促其行也先帖木兒引步騎度采石至臺城入候納麟疾納麟喜即以其故聞于朝已而也先帖木兒兵東趨秣陵殺賊二千餘人平湖熟鎮盡復上元江寧境乘勝入溧陽溧水賊濱奔廣德其據龍潭方山者奔常州時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旦八右丞佛家閭亦引兵來會所在羣賊皆敗北州郡悉平十三年納麟固請謝事從之命太尉如故乃退居慶元十六年九月詔以江南行臺移置

紹興復以納麟爲御史大夫仍太尉明年移治紹興十八年赴召由海道入朝至黑水洋阻風而還十九年復由海道趨直沽山東俞寶率戰艦斷糧道納麟命其子安安及同舟人拒之破其衆於海口八月抵京師帝遣使勞以上尊皇太子亦饋酒脯而納麟感疾口亟卒于通州年七十有九

傳卷第二十九

傳卷第三十

元史一百四十三

翰林學士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院編修官禕等奉勅修

馬祖常

馬祖常字伯庸世爲雍古部居靖州天山有錫里吉思者於祖常爲高祖金季爲鳳翔兵馬判官以節死贈恒州刺史子孫因其官以馬爲氏曾祖月合乃從世祖征宋留汴掌饋餉累官禮部尚書父潤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家于光州祖常七歲知學得錢即以市書十歲時見燭歌燒屋解衣沃水以滅火咸嗟異

之既長益篤于學蜀儒張頴講道儀真往受業其門
質以疑義數十頴甚器之延祐初科舉法行鄉貢會
試皆中第一廷試為第二人授應奉翰林文字拜監
察御史是時仁宗在御已久猶居東宮飲酒常過度
祖常上書請御正衙立朝儀御史執簡太史執筆則
雖有懷姦利己乞官求賞者不敢出諸口天子承天
地祖宗之重當極調攝至於酒醴近侍進御當思二
獻百拜之義英宗為皇太子又上書請慎簡師傅於
是姦臣鐵木迭兒為丞相威權自恣祖常知其盜觀
國史率同列劾奏其十罪仁宗震怒黜罷之秦州山

移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
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疏聞大臣
皆家居待罪祖常薦賢拔滯知無不言俄改宣政院
經歷月餘辭歸起為社稷署今亡何姦臣復相左遷
開平縣尹因欲中傷之遂退居光州父之姦臣既死
乃除翰林待制泰定建儲擢典寶少監太子左贊善
尋兼翰林直學士除禮部尚書丁祖母憂起為右贊
善復除禮部尚書尋辭歸天曆元年召為燕王內尉
仍入禮部兩知貢舉一為讀卷官時稱得人陞參議
中書省事參定親郊禮儀充讀冊祝官拜治書侍御

史歷徽政副使遷江南行臺中丞元統元年召議新政賜白金二百兩鈔萬貫又歷同知徽政院事遂拜御史中丞帝以其有疾詔特免朝禮光祿日給上尊祖常持憲務存大體西臺御史劾其僚禁酷時面有酒容以苛細黜之山東廉訪司言孔氏訟事以事關名教不行按者亦引去除樞密副使頃之辭職歸光州復除江南行臺中丞又遷陝西行臺中丞皆以疾不赴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贈摠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公謚文貞祖常立朝既久多所建明嘗議今國族及諸部既誦聖賢之書當知尊諸母以厚彝倫又議將家子弟驕脆有孤任使而庶民有挽強蹶張老死草野者當建武學武舉儲材以備非常時雖弗用識者韙之祖常工於文章宏贍而精核務去陳言專以先秦兩漢爲法而自成一家之言尤致力於詩圓密清麗大篇短章無不可傳者有文集行于世嘗預脩英宗實錄又譯潤皇圖大訓承華事略又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略以進受賜優渥文宗嘗駐驛龍虎臺祖常應制賦詩尤被歎賞謂中原碩儒唯祖常云

夔夔

夔夔字子山康里氏父不忽木自有傳祖燕真事世祖從征有功夔夔幼隸業國學博通群書其正心脩身之要得諸許衡及父兄家傳長襲宿衛風神凝遠制行峻潔望而知其爲貴介公子其遇事英發掀髯論辨法家拂士不能過之始授承直郎集賢待制遷兵部郎中轉秘書監丞奉命往覈泉舶芥視珠犀不少留目改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監察御史陞河東廉訪副使未上遷秘書太監陞侍儀使尋擢中書右司郎中遷集賢直學士轉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拜禮部尚書監群玉內司夔夔正色率下國制大樂諸

坊咸請本部遇公譙衆伎畢陳夔夔視之泊如僚佐以下皆肅然遷領會同館事尚書監群玉內司如故尋兼經筵官復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留爲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仍兼經筵官陞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復陞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知經筵事除浙西廉訪使復留爲大學士知經筵事尋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崇文監先是文宗勦精圖治夔夔嘗以聖賢格言講誦帝側裨益良多順帝即位之後剪除權奸思更治化夔夔侍經筵日勸帝務學帝輒就之習授欲寵以師

禮夔夔力辭不可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爲帝紬繹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衷敷陽旨意而後已若柳宗元梓人傳張商英七臣論尤喜誦說嘗於經筵力陳商英所言七臣之狀左右錯愕有嫉之之色然素知其賢不復肆愠帝暇日欲觀古名畫夔夔即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商王受不聽忠臣之諫遂亡其國帝一日覽宋徽宗畫稱善夔夔進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謂一事對曰獨不能爲君爾身厚國破皆由不能爲君所致人君貴能爲君它非所尚也或遇天變民災必憂見於色乘間則進言于帝曰

天心仁愛人君故以變示儆譬如慈父於子愛則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脩行則天意必回帝察其真誠虛已以聽特賜只孫燕服九襲及玉帶楮幣以旌其言夔夔嘗謂人曰天下事在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大臣議罷先朝所置奎章閣學士院及藝文監諸屬官夔夔進曰民有千金之產猶設家塾延館客豈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學房乃不能容耶帝聞而深

然之即日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存
設如初就命夔夔董治又請置檢討等職十六員以
備進講帝皆俞允時科舉既輟夔夔從容爲帝言古
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
尋復舊制一日進讀司馬光資治通鑑因言國家當
及斯時修遼金宋三史歲久恐致闕逸後置局纂修
實由夔夔發其端又請行鄉飲酒于國學使民知遜
悌及請褒贈唐劉蕡宋邵雍以旌道德正直帝從其
請爲之下詔夔夔以重望居高位而雅愛儒士甚於
飢渴以故四方士大夫翕然宗之萃於其門達官有

怙勢者言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夔夔曰世祖以儒
足以致治命裕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秘書所藏裕宗
倣書當時御筆於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
敬慎若此世祖嘗暮召我先人坐寢榻下陳說四書
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世祖喜曰朕所以令卿從
許仲平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朕耳卿益加懋敬以
副朕志今汝言不愛儒寧不念聖祖神宗篤好之意
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
得國家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家國咸亂汝欲亂而
家吾弗能禦汝慎勿以斯言亂我國也儒者或身若

不勝表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何可易
視也達官色慙既而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
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時中書平章闕負近臣欲
有所薦用以言覘帝意帝曰平章已有其人今行半
途矣近臣知帝意在巘巘不復薦人至京七日感熱
疾卒寔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家貧幾無
以爲歛帝聞爲震悼賜賻銀五錠其所負官中營運
錢臺臣奏以罰布爲之代償巘巘善真行草書識者
謂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不翅金玉謚文
忠兄回回字子淵敦默寡言嗜學能文在成宗朝宿

衛擢太常寺少卿寺改爲院爲太常院使武宗正位
以藩邸舊臣出使稱旨至大間調大司農卿除山南
廉訪使改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遷淮西廉訪使皆
有政聲再改河南廉訪使行省丞相行事多不法太
尉納璘爲郎中每格不下丞相怒欲出之回回察其
賢抗章舉任風憲後歷三臺爲名臣駙馬平章家奴
強市人物按之無所貸英宗即位丞相拜住首薦爲
戶部尚書尋拜南臺侍御史改參議中書以議定刑
書如法帝嘉納其奏泰定初廷議漕運事奏減糧數
以紓東南民力授太子詹事丞改山東廉訪使未上

陸翰林侍講學士遷江浙行省右丞文宗立除宣政院使上言乞沙汰僧道其所有田宜同民間徵輸擢中書右丞力辭還第間明宗崩流涕不能食自是杜門不出者數年以疾卒與弟夔夔皆爲時之名臣世號爲雙壁云夔夔子維山村質清幼侍禁廷起崇文監丞擢給事中遷同僉太常禮儀院事調崇文太監

自當

自當蒙古人也英宗時由速古兒赤擢監察御史錄囚大興縣有以寃事繫獄者其人嘗見有橐駝死道傍因昇至其家醢之置穀甕中會官橐駝被盜捕索

甚亟乃執而勘之其人自誣服自當審其獄辭疑爲寃即以上御史臺臺臣以爲賊既具是特御史畏殺人耳不聽改委他御史讞之竟死後數日遼陽行省以獲盜聞寃始白人以是服其明泰定二年扈從至上都糾言參知政事楊庭玉賊罪不報即納印還京師帝遣使追之俾復任即再上章劾庭玉竟如其言又劾奏平章政事禿滿迭兒入怯薛之日英宗被弒必預聞其謀不省乃賜禿滿迭兒黃金繫腰自當遂辭職改工部員外郎中書省委開混河自當徃視之以爲水性不常民力亦瘁難以成功言于朝河役

乃罷會次三皇后殂命工部撤行殿車帳皆新作之
自當未即興工尚書曰此奉特旨負外有悞則罪歸
於衆矣自當曰即有罪我獨任之未幾帝果問成否
省臣乃召自當責問之自當請自入對既見帝奏曰
皇后行殿車帳尚新若改作之恐勞民費財且先皇
后無惡疾居之何嫌必欲捨舊更新則大明殿乃自
世祖所御列聖嗣位豈皆改作乎帝大悅語省臣曰
國家用人當擇如自當者庶不悞大事特賜上尊金
幣遷吏部員外郎帝欲加號太后曰太皇太后命朝
堂議之自當獨曰太后稱太皇太后於典禮不合衆

皆曰英宗何以加皇太后號曰太皇太后自當曰英
宗孫也今上子也太皇太后之號孫可以稱之子不
可以稱之也議遂定遷中書省使俄改同僉宣政
院事文宗即位除中書左司郎中有使持詔自江浙
還言行省臣意若有不服者帝怒命遣使問不敬狀
將悉誅之自當言於丞相燕帖木兒曰皇帝新即位
雲南四川且猶未定乃以使臣一言殺行省大臣恐
非盛德事况江浙豪奢之地使臣或不得厭其所需
則造言以陷之耳燕帖木兒以言于帝事乃止既而
陞參議中書省事燕帖木兒議封太保伯顏王爵衆

論附之自當獨不言燕帖木兒問故自當曰太保位
列三公而復加王封後再有大功將何以處之且丞
相封王出自上意今欲加太保王封丞相宜請于上
王爵非中書選法也遂罷其議拜治書侍御史初文
宗在集慶潛邸欲創天靈寺令有司起民夫江南行
臺監察御史亦乞刺台言曰太子為好事宜出錢募
夫若欲役民則朝廷聞之非便也至是文宗悉召江
南行臺監察御史俾皆入為監察御史而欲黜亦乞
刺台自當諫曰當陛下在潛邸時御史盡心為陛下
言乃忠臣也今無罪而黜之非所以示天下乃除之

乞刺台僉憲湖南文宗嘗欲游西湖自當諫曰陛下
以萬乘之尊而汎舟自樂如天下何不聽自當遂稱
疾不從行文宗在舟中顧謂臺臣曰自當終不滿朕
此游耶臺臣嘗奏除目文宗以筆塗一人姓名而綴
將作院官閭閻之名自當言閭閻為人詆諧惟可任
教坊司若以居風紀則臺綱掃地矣文宗乃止已而
出為陝西行臺侍御史順帝初除福建都轉運鹽使
先是自當為左司郎中時未定帝嘗欲以河間江浙
福建鹽引六萬賜中書參議撒迪自當執不可僅以
福建鹽引二萬賜之至是自當復建言鹽引宜盡資

國用以紓民力時撒迪方爲御史大夫不以爲怨數遣人省自當母于京師所居既而丁母憂居間久之復起爲浙西肅政廉訪使時有以駙馬爲江浙行省丞相者其宦豎恃公主勢坐杭州達魯花赤位令有司強買民間物不從輒毆之有司來白自當自當即逮之械以令衆自是丞相府無敢爲民害者尋召爲同僉樞密院事尋復爲治書侍御史同知經筵事寧夏人有告買買等謀害太師伯顏者伯顏委自當與中書樞密等官往寧夏鞠問無其情乃以誣罔坐告者罪伯顏怒自當前曰太師所以令吾三人勘之者

法所在也必以罪吾三人則自當實主其事宜

獨當之伯顏乃左遷自當同知徽政院事自當歷事

四朝官自從仕郎累轉至通奉大夫常衍衍在位剛

介弗回終始一節有古遺直之風然卒以是忤權貴

而不復柄用君子皆惜焉

阿榮

阿榮字存初怯烈氏父按攤中書右丞阿榮幼事武宗備宿衛累遷官爲湖南道宣慰副使溫迪罕奉使宣撫湖南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會列郡歲飢阿榮分其廩祿爲粥以食餓者仍發粟賑之所活甚衆廣西

寇起眾皆洩懼阿榮鎮之以靜督有司治兵守其境
寇不敢入遷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召僉會福院事
尋除吏部尚書泰定初出爲湖南宣慰使改浙東道
宣慰使都兗帥以疾辭天曆初復起爲吏部尚書尋
叅議中書省事二年拜中書叅知政事知經筵事進
奎章閣大學士榮祿大夫太禧宗禋院使都典制神
御殿事文宗眷遇之甚而阿榮亦盡心國政知無不
言久之心忽鬱鬱不樂謁告南歸武昌至元元年卒
初阿榮閒居以文翰自娛博究前代治亂得失見其
會心者則扼腕曰忠臣孝子國家之寶爲奇男子烈

丈夫者固不當如是耶日與常布之士游所至山水
佳處鳴琴賦詩日夕忘返尤深於數學逆推事成敗
利不利及人禍福壽夭貴賤多奇中天曆三年春策
士于廷阿榮與虞集會于直廬慨然興歎語集曰更
一科後科舉當輟輟兩科而後復則人材彬彬大出
矣又歎曰榮不復見之矣君猶及見之集應曰得士
之多幸如存初言今文治方興未必有中輟之理存
初國家世臣妙於文學以盛年登朝在上左右斯文
屬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耶阿榮又歎曰數當然耳
集問何以知之弗荅後三年卒元統三年科舉果罷

至正元年始復如其言

小雲石海涯

小雲石海涯家世見其祖阿里海涯傳其父楚國忠
惠公名貫只哥小雲石海涯遂以貫為氏復以酸齋
自號母庶氏夜夢神人授以大星使吞之已而有妊
及生神彩秀異年十二三膂力絕人使健兒驅三惡
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而跨三運槊
生風觀者辟易或挽彊射生逐猛獸上下峻阪如飛
諸將咸服其趨捷稍長折節讀書日五行下吐辭為
文不蹈襲故常其旨皆出人意外初襲父官為兩淮

萬戶府達魯花赤鎮永州御軍極嚴猛行伍肅然稍
暇輒投壺雅歌意所暢適不為形跡所拘一日呼弟
忽都海涯語之曰吾生宦情素薄願祖父之爵不敢
不襲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弟幸勿辭語已即解所
緡黃金虎符佩之北從姚燧學燧見其古文峭厲有
法及歌行古樂府慷慨激烈大奇之仁宗在東宮聞
其以爵位讓弟謂宮臣曰將相家子弟其有如是賢
者邪俄選為英宗潛邸說書秀才宿衛禁中仁宗踐
祚上疏條六事一曰釋邊戍以修文德二曰教太子
以正國本三曰設諫官以輔聖德四曰表姓氏以旌

勲胄五曰定服色以變風俗六曰舉賢才以恢至道
書凡萬餘言未報拜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
誥同脩國史會議科舉事多所建明忽喟然嘆曰辭
尊居卑昔賢所尚也今禁林清選與所讓軍資孰高
人將議吾後矣乃稱疾辭還江南賣藥於錢唐市中
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樂見漁父
織蘆花爲被欲易之以鮑漁父疑其爲人陽曰君欲
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
花被詩其依隱玩世多類此晚年爲文日遠詩亦冲
澹草隸等書稍取古人之所長變化自成一家所至
士大夫從之若雲得其片言尺牘如獲拱壁其視死
生若晝夜絕不入念慮脩脩若欲遺世而獨立云泰
定元年五月八日卒年三十九贈集賢學士中奉大
夫護軍追封京兆郡公謚文靖有文集若干卷直解
孝經一卷行于世子男二人阿思蘭海牙慈利州達
魯花赤次八三海涯孫女二人有學識能詞章歸懷
慶路總管段謙云

秦不華

秦不華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達普化文宗賜以
今名世居白野山父塔不台入直宿衛歷仕台州錄

事判官遂居於台家貧好讀書能記問集賢待制周
仁榮養而教之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對策大
廷賜進士及第授集賢脩撰轉祕書監著作郎拜江
南行臺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脫歡怙勢貪暴泰不
華劾罷之文宗建奎章閣學士院擢爲典籤拜中臺
監察御史順帝即位加文宗后太皇太后之號大臣
燕鐵木兒伯顏皆列地封王泰不華率同列上章言
嬖母不宜加徽稱相臣不當受王土太后怒欲殺言
者泰不華語衆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決不敢
累諸公也巳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
守祖宗之法乎賜金幣二以旌其直出僉河南廉訪
司事俄移淮西繼遷江南行御史臺經歷辭不赴轉
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浙西大水害稼會泰不華入
朝力言於中書免其租推祕書監改禮部侍郎至正
元年除紹興路總管革吏弊除沒官牛租令民自實
田以均賦役行鄉飲酒禮教民興讓越俗大化召入
史館與脩遼宋金三史書成授祕書卿陞禮部尚書
兼會同館事黃河決奉詔以珪玉白馬致祭河神竣
事上言淮安以東河入海處宜倣宋置撩清夫用輓
江龍鐵掃撼蕩沙泥隨潮入海朝廷從其言會用夫

屯田其事中廢八年台州黃巖民方國珍爲蔡亂頭
王伏之讎逼遂入海爲亂劫掠漕運糧執海道千戶
德流于實事聞詔江浙叅政朶兒只班總舟師捕之
追至福州五虎門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官軍自相
驚潰朶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廷
從之國珍兄弟皆授之以官國珍不肯赴勢益暴橫
九年詔秦不華察實以聞既得其狀遂上招捕之策
不聽尋除江東廉訪使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
脩國史已而出爲都水庸田使十年十二月國珍復
入海燒掠沿海州郡十一年二月詔李羅帖木兒爲

江浙行省左丞總兵至慶元以秦不華諭知賊情狀遷
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分兵于温州使夾攻之未幾
國珍寇溫秦不華縱火筏焚之一夕遁去既而李羅
帖木兒密與秦不華約以六月乙未合兵進討李羅
帖木兒乃以壬辰先期至大閭洋國珍夜率勁卒縱
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李羅帖木兒
被執反爲國珍飾辭上聞秦不華聞之痛憤輟食數
日朝廷弗之知復遣大司農達識帖木爾等至黃岩
招之國珍兄弟皆登岸羅琴退止民間小樓是夕中
秋月明秦不華欲命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爾適夜

過秦不華密以事白之達識帖木爾曰我受詔招降耳公欲擅命耶事乃止檄秦不華親至海濱散其徒衆拘其海舟兵器國珍兄弟復授官有差既而遷秦不華台州路達魯花赤十二年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舟師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入海以叛秦不華自分以死報國發兵扼黃巖之澄江而遣義士王大用抵國珍示約信使之來歸國珍益疑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秦不華語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庸招徠又復爲變君輩助我擊之其克則汝衆功也不克則我盡死以報國耳衆皆踴躍願行時國珍戚黨陳仲達往來計議陳其可降狀秦不華率部衆張受降旗乘潮而前船觸沙不能行垂與國珍遇乎仲達中前議仲達目動氣索秦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二人賊舉槳來刺輒斫折之賊群至欲抱持過國珍船秦不華噴目叱之脫起奪賊刃又殺二人賊攢槳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年四十九時十二年三月庚子也僅名抱琴及臨海尉李輔德千戶赤蓋義士張君璧皆死之秦不華既沒除江浙行省叅知政事

行台州路達魯花赤事不及聞命已後三年追贈榮
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國封魏國公謚忠介
立廟台州賜額崇節泰不華尚氣節不隨俗浮沉太
平爲臺臣劾去相位泰不華獨餞送都門外太平曰
公且止勿以我累公泰不華曰士爲知己死寧畏禍
耶後雖爲時相擯斥人莫不韙之善篆隸溫潤道勁
嘗重類復古編十卷攷正訛字於經史多有據云

余闕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
刺威卜官廬州遂爲廬州人少喪父授徒以養母與

汪弟子張恒游文學日進元統元年賜進士及第
同知泗州事爲政嚴明宿吏皆憚之俄召入應奉
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主事以不阿權貴棄官歸尋
以修遼金宋三史召復入翰林爲脩撰拜監察御史
改中書禮部員外郎出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會
莫徭蠻反右丞沙班當帥師堅不往無敢讓之者闕
曰右丞當往受天子命爲方嶽重臣不思執弓矢討
賊乃欲自逸邪右丞當往沙班曰郎中語固是如芻
餉不足何闕曰右丞第往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趣之
三日皆集沙班行復以集賢經歷召入遷翰林待制

出僉浙東道廉訪司事丁母憂歸廬州盜起河南陷
郡縣至正十三年行中書于淮東改宣慰司爲都元
帥府治淮西起關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
于時南北音問隔絕兵食俱乏抵官十日而寇至拒
却之乃集有司與諸將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砦
選精甲外扞而耕稼于中屬縣瀟山八社土壤沃饒
悉以爲屯明年春夏大饑人相食乃捐俸爲粥以食
之得活者甚衆民失業者數萬咸安集之請于中書
得鈔三萬錠以振民陞同知副元帥又明年秋大旱
爲文祈瀟山神三日雨歲以不饑盜方據石蕩湖出

兵平之令民取湖魚而輸魚租十五年夏大雨江漲
屯田禾半沒城下水湧有物吼聲如雷闕祠以少牢
水輒縮秋稼登得糧三萬斛闕度軍有餘力乃浚隍
增埤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
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
西猶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
謂猶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思蘭還軍猶軍有暴
於境者即收殺之凜凜莫敢犯時群盜環布四外闕
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
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通道于江右商旅四集池州

趙普勝帥衆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二旬始退懷寧縣達魯花赤伯家奴戰死十七年趙普勝同青軍兩道攻我拒戰一月餘竟敗而走秋拜淮南行省右丞安慶倚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焉十月沔陽陳友諒自上將直擣小孤山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急趣安慶賊追至山口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拒於觀音橋俄饒州祝寇攻西門闕斬却之乙巳賊乘東門紅旗登城闕簡死士力擊賊復敗去戊申賊并軍攻東西二門又却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庚戌復來攻我金鼓聲

震地闕分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癸卯賊益生兵攻東門丙午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群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不可爲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闕妻耶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卧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不知所終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

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元帥府都事帖木補化萬戶府經歷段桂芳千戶火失不花新李盧廷玉葛延齡丘沓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互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尹陳巨濟凡十八人其城陷之日則至正十八年正月丙午也闕驍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闕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帥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欲挽闕入翰林闕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卒時年五十六事聞贈闕摠誠守正清忠諒節功臣榮祿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幽國公謚忠宣議者謂自兵興以來死節之臣闕與楮不華爲第一云闕留意經術五經皆有傳注爲文有氣魄能達其所欲言詩體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篆隸亦古雅可傳初闕旣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棺斂葬於西門外及安慶內附大明皇帝嘉闕之忠詔立廟於志節坊命有司歲時

致祭云

傳卷第三十

傳卷第三十一

元史一百四十四

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旨高同知制誥兼修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奉勅修

谷里麻

谷里麻高昌人大父撒吉斯為遼王傅世祖稱其賢從討李壇以勲授山東行省大都督谷里麻弱冠入宿衛大德十一年授御藥院達魯花赤遷回回藥物院尋出僉湖北山南兩道廉訪司事召拜監察御史時丞相帖木迭兒專權貪肆谷里麻帥同寅亦憐真馬祖常劾其罪高昌僧恃丞相威違法娶婦南城谷

里麻詰問之奮不顧利害風紀由是大振擢河東道廉訪副使隰州村民賽神因醉毆殺姚甲爲首者乘間逃去有司逮同會者繫獄歷歲不決谷里麻曰殺人者既逃存亡不可知此輩皆誑誤無罪而反桎梏耶悉縱之至治元年帖木迭兒復相以復讎爲事谷里麻辭去明年改燕南道廉訪副使開州達魯花赤石不花歹頗著政績同僚忌之嗾民誣其與民妻俞氏飲谷里麻察知俞氏乃八十老嫗石不花歹實不與飲酒於是抵誣告者罪石不花歹復還職行堂縣民斫桑道側偶有人借斧削其杖其人夜持杖劫民財事覺并逮斧主與盜同下獄谷里麻原其未嘗知情即縱之深州民媪怒毆兒婦死婦方抱其子子亦誤觸死媪年七十同僚議免刑谷里麻不可曰國制罪人七十免刑爲其血氣已衰不任刑也媪既能殺二人何謂衰老卒死獄中至治元年除濟寧路總管興學勸農百廢具修府無停事濟陽縣有牧童持鐵連結擊野雀誤殺同牧者繫獄數歲谷里麻曰小兒誤殺同牧者實無殺人意難以定罪罰銅遣之泰定元年陞福建廉訪使朝廷遣宦官伯顏催督綉段橫取民財宣政院判官朮鄰亦取賂于富僧谷里麻皆

元史卷三十一
二
効之遷朔西廉訪使會文宗發江陵阿兒哈禿來諭
旨求賂不獲還譖于朝召至京處以重罪比至帝怒
解遷上都同知留守天曆元年八月明宗崩文宗入
正大統使者旁午谷里麻朝暮盡力事無缺失帝特
賜錦衣以嘉之天曆三年遷淮東廉訪使明年召拜
刑部尚書國制新君即位必賜諸王駙馬妃主及宿
衛官吏金帛谷里麻曰必唱名給散無虛增之數國
費大省帝復賜黃金腰帶以旌其能元統元年陞遼
陽行省參知政事高麗國使朝京道過遼陽謁省官
各奉布四疋書一幅用紅東省印封之谷里麻詰其

使曰國制設印以署公牘防姦僞何爲封私書况汝
出國時我尚在京未爲遼陽省官今何故有書遺我
汝君臣何欺詐如是耶使辭屈還其書與布元統三
年遷山東廉訪使時山東盜起陳馬騾及新李白晝
殺掠谷里麻以爲官吏貪污所致先効去之而後上
擒賊方略朝廷嘉納之即遣兵擒獲齊魯以安除大
都路留守帝宴大臣於延春閣特賜谷里麻白鷹以
表其貞廉帝嘗命谷里麻修七星堂先是修繕必用
赤綠金銀裝飾谷里麻獨務樸素令畫工圖山林景
物左右年少皆不然是歲秋車駕自上京還入觀之

乃大喜以手撫壁嘆曰有心哉留守也賜白金五十兩錦衣一襲至正六年陞河南行省右丞改翰林學士承旨至正七年遷陝西行臺中丞時年六十九致事後召商議中書平章政事不拜全俸優養終身

月魯帖木兒

月魯帖木兒卜領勤多禮伯臺氏魯祖貴裕事太祖為管領怯憐口怯薛官祖合刺襲父職事世祖父普蘭奚由宿衛為中書右司員外郎與丞相哈刺哈孫建議迎立武宗累遷至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使月魯帖木兒幼警穎讀書強記儼有大志年十二成

宗命與哈刺哈孫之子脫歡同入國學仁宗時入宿衛一日帝顧問左右曰斯人容貌不凡誰之子耶左右忘其父名月魯帖木兒即對曰臣父普蘭奚也帝曰汝父贊謀以定國難朕未嘗忘因命脫忽台傳旨四怯薛扎撒火孫令常侍禁廷毋止其入哈刺哈孫欲用為中書蒙古必闕赤輒辭焉哈刺哈孫曰汝年幼欲何為乎對曰欲為御史爾人壯其志久之遂拜監察御史巡按上都劾奏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受張弼賕六萬貫貸死帝怒碎太師印賜月魯帖木兒鈔萬貫除兵部郎中拜殿中侍御史遷給事中左侍

儀同脩起居注尋爲右司郎中賜坐便殿帝顧左右
謂曰月魯帖木兒識量明遠可大用者也他日帝語
近臣曰朕聞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皇太子且長
可居大位朕欲爲太上皇與若等遊觀西山以終天
年御史中丞蠻子翰林學士明里董阿皆稱善月魯
帖木兒獨起拜曰臣聞昔之所謂太上皇若唐玄宗
末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爲之者也願陛下正大
位以保萬世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善其
對仁宗崩帖木迭兒復入中書據相位參議乞失監
以受人金帶繫獄帖木迭兒乃使乞失監愬月魯帖
木兒爲御史時誣丞相受賂皇太后命丞相哈散等
即徽政院推問不實事遂釋帖木迭兒乃奏以月魯
帖木兒爲山東鹽運司副使降亞中大夫爲承事郎
期月間鹽課增以萬計丁外艱扶喪西還擢山南江
北道肅政廉訪副使泰定初遷汴梁路總管再調總
管武昌以養親不赴致和元年河南行省平章伯顏
矯制起月魯帖木兒爲本省參知政事共議起兵月
魯帖木兒固辭曰皇子北還問參政受命何人則將
何辭以對伯顏怒會明里董阿迓皇子過河南而月
魯帖木兒爲御史時嘗劾其娶娼女冒受封明里董

阿因說伯顏收之丞相別不花亦與之有隙乃謫月
魯帖木兒乾寧安撫司安置至順四年移置雷州至
元六年順帝召之還至正二年入覲帝欲留之以母
喪未葬辭四年乃起同知將作院事尋除大宗正府
也可札魯花赤九年由太醫院使拜翰林學士承旨
知經筵事進讀之際引援經史壹本於王道帝嘉納
焉十二年江南諸郡盜賊充斥詔拜月魯帖木兒平
章政事行省江淞因言于丞相脫脫曰守禦江南爲
計已緩若得從權行事猶有可爲不從陛辭賜尚醞
御衣弓矢甲冑衛卒十人鈔萬五千貫以行比至鎮
引僚屬集父老詢守備之方招募民兵數千人號令
明肅統師次建德獲首賊何福斬于市遂復淳安等
縣俘獲萬餘人復業者三萬餘家是年七月次徽州
以疾卒于軍中

卜顏鐵木兒

卜顏鐵木兒字珍卿唐兀吾密氏性明銳倜儻早備
宿衛歷事武宗仁宗英宗天曆初由太常署丞拜監
察御史陞殿中侍御史累除大都路達魯花赤都轉
運鹽使肅政廉訪使由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陞左右
丞擢行御史臺中丞遂拜江淞行省平章政事至正

十二年春斬黃賊徐壽輝遣兵陷湖廣侵江東西詔
卜顏鐵木兒率軍討之卜顏鐵木兒益募壯健為兵
得驍勇士三千人戰艦三百艘時湖廣平章政事也
先帖木兒江西平章政事星吉江南行臺御史中丞
蠻子海牙皆以兵駐太平宿留不進卜顏帖木兒至
乃與俱前賊方聚丁家洲官軍猝與遇奮擊敗之遂
復銅陵縣擒其賊帥復池州遂分遣萬戶普賢奴屯
陽陵王建中屯白面渡閻兒討無為州而自率鎮撫
不花萬戶明安駐池口以防遏上流為之節度已而
江州拜陷星吉死之蠻子海牙及處順王寬徹普化

軍俱潰而東安慶被圍益急遣使來求援諸將皆欲
自守信地卜顏鐵木兒曰何言之不忠耶安慶與池
止隔一水今安慶固守是其節也而救患之義我其
可緩且上流官軍雖潰然皆百戰之餘所乏者錢穀
器具而已吾受命總兵其可視之而不恤哉即大發
帑藏以周之潰軍皆大集而兩軍之勢復振安慶之
圍遂解十三年三月賊衆復來攻池州衆且十萬諸
縣皆應之卜顏帖木兒會諸將謀曰賊表裏連結若
俟其築壘成而坐食諸縣之粟破之寔難今新至疲
弊如乘其驕惰盡銳攻之則頃刻之間功可成矣衆

日諾遂分番與戰果大敗之擒其僞帥俘斬無算諸縣復平遂乘勝率舟師以進五月與戰于望江又戰小孤山及彭澤又戰龍開河皆破走之進復江州留兵守之七月進兵攻蘄州擒其僞帥鄒普泰遂克其城進兵道士泐焚其柵抵蘭溪口賊之巢曰黃連岩又克而殲之分兵平兩巴河於是江路始通十一月與蠻子海牙四川行省叅知政事哈臨禿左丞桑禿失里西寧王牙罕沙軍合而湖廣左丞伯顏不花等軍皆會十二月分道進攻蘄水縣拔其僞都獲僞將相而下四百餘人徐壽輝僅以身免以功詔賜上尊黃金帶時丞相脫脫方總戎南征聞諸賊皆已破乃檄伯顏不花征淮東蠻子海牙守裕溪口威順王還武昌而卜顏鐵木兒獨控長江十六年六月復以軍守池州十一月卒卜顏鐵木兒持身廉介人不敢干以私其爲將所過不受禮遺宴犒民不知有兵性至孝幼養於叔父阿木事之如親父常乘花馬時稱爲花馬兒平章云

星吉

星吉字吉甫河西人曾祖朶吉祖搠思吉朶而只父搠思吉世事太祖憲宗世祖爲怯里馬赤星吉少給

事仁宗潛邸以精敏稱至治初授中尚監改右侍儀
兼修起居注拜監察御史有直聲自是十五遷爲宣
政院使出爲江南行御史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
內外方以觀望爲政星吉獨持風裁御史行部必勅
厲而遣之湖東僉事三寶住儒者也性廉介所至搏
貪猾無所貸御史有以自私請者拒不納則誣以事
劾之章至星吉怒曰若人之廉孰不知之乃敢爲是
言耶即奏取御史而白其誣執政者惡之移湖廣行
省平章政事湖廣地連江北威順王歲嘗出獵民病
之又起廣樂園多萃名倡巨賈以網大利有司莫敢
忤星吉至謁王王闔中門啓左扉召以入星吉引繩
床坐王中門西言曰吾受天子命來作牧非王私臣
也焉得由不正之道入乎閤者懼入告王王命啓中
門星吉入責王曰王帝室之懿古之所謂伯父叔父
者也今德音不聞而騁獵宣淫賈怨於下恐非所以
自貽多福也王急握星吉手謝之爲悉罷其所爲有
胡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命恃寵橫甚數以事凌轢
官府星吉命掩捕之得妻妾女樂婦女十有八人獄
具罪而籍之由是豪強斂手貧弱稱快至正十一年
汝穎妖賊起會僚屬議之或曰有鄭萬戶老將也宜

起而用之星吉乃命募土兵完城池修器械嚴巡警
悉以其事屬鄭賊聞之遣其黨二千來約降星吉與
鄭謀曰此詐也然降而卻之於是爲不宜宜受而審
之可也果得其情乃殲之械其渠魁數十人以俟命
適有旨召爲大司農同僚受賂且嫉其功乃誣鄭
罪釋其所械者明日賊大至內外響應城遂陷武昌
之人駢首夜泣曰大夫不去吾豈爲俘囚乎星吉既
入見具陳賊本末帝大喜命賜食時宰不悅奏爲江
西行省平章政事真外置星吉至江東詔令守江州
時江州已陷賊據池陽太平官軍止有三百人賊號

百萬衆皆欲走星吉曰畏賊而逃非勇也坐而待攻
非智也汝等皆有妻子財物縱逃其可免乎乃貸富
人錢募人爲兵先是行臺募兵人給百五十千無應
者至是星吉募兵人五十千衆爭赴之一日得三千
人乃具舟楫直趨銅陵克之又破賊白馬灣賊敗走
分兵躡之抵白湄賊窮急回拒官軍官軍乘勝奮擊
賊盡殪擒其渠魁周驢奪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
池州乃命諸將分道討賊復石埭諸縣賊復來攻命
王惟恭列陣當之鋒始交出小艦從旁橫擊大破走
之進據清水灣伺者告賊艦至自上流順風舉帆衆

且數十倍諸將失色星吉曰無傷也風勢盛彼倉卒必不得泊但伏橫港中偃旗以待俟過而擊之無不勝矣風怒水駛賊奄忽而過乃命舉旗張帆鼓譟而薄之官軍殊死戰風反爲我用又大破之時賊久圍安慶捷聞遽燒營走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而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時湖廣已陷江西被圍淮淝亦多故卒無繼援之者日久糧益乏士卒咸困或曰東南完實盍因糧以圖再舉乎星吉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於此衆莫敢復言有頃賊乘大船四集來攻我軍取葦葦編爲大筏塞上下流火之我軍力戰衆死且盡星吉之從子伯不華與親兵數十人死之星吉猶堅坐不動賊發矢射星吉乃昏仆賊素聞星吉名不忍害昇置密室中至旦乃蘇賊羅拜爭饋以食星吉斥之遂不復食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年五十七星吉爲人公廉明決及在軍中能與將士同甘苦以忠義感激人心故能以少擊衆得人死力云

福壽

福壽唐兀人幼俊茂知讀書尤善應對既長入備環

衛用年勞授長寧寺少卿改引進使陞知侍儀使進
正使出爲饒州路達魯花赤擢淮西廉訪副使入爲
工部侍郎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監察御史改戶部侍
郎陞尚書出爲燕南廉訪使又五遷爲同知樞密院
事至正十一年潁州以賊反告時車駕在上都朝堂
皆猶豫未決欲駟奏以待命福壽獨以謂比使得請
還則事有弗及矣於是決議調兵五百遣衛官冷刺
章忻都怯來討之而後以聞順帝善其處事得宜明
年改也可札魯忽赤未幾出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
是時濠泗俱已陷師久無功福壽至督戰甚急而上
游賊勢甚洶湧福壽乃議築石頭斷江面守禦有方
衆恃以爲固十五年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先是集
慶嘗有警阿魯灰以湖廣平章政事將苗軍來援事
平其軍鎮揚州而阿魯灰御軍無紀律苗蠻素獷悍
日事殺虜莫能治俄而苗軍殺阿魯灰以叛而集慶
之援遂絕及高郵廬和等州相繼淪陷而集慶勢益
孤人心益震恐且倉庫無積蓄計未知所出於是民
乃願爲兵以自守福壽因下令民多貧者皆助以糧
餉激厲士衆爲完守計朝廷知其勞數賞賚焉十六
年三月

大明兵圍集慶福壽數督兵出戰盡閉諸城門獨開東門以通出入而城中勢不復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奔潰福壽乃獨據胡床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爲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達魯花赤達尼達思見其獨坐若有所爲者從問所決留弗去俄而亂兵四集福壽遂遇害不知所在達尼達思亦死之又同時死者有治書侍御史賀方達尼達思字思明賀方字伯京晉寧人以文學名事聞朝廷贈福壽金紫光祿大夫江淞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衛國公謚忠肅

道童

道童高昌人自號石巖性深沉寡言以世胄入官授直省舍人歷官清顯素負能名調信州路總管移平江皆以善政稱至正元年遷大都路達魯花赤出爲江淞行省參知政事尋召參政中書頃之又出爲江章政事行省江西是年賊起斬黃平章政事禿堅理不花將兵捍江州既而土寇蠡起道童素不知兵事倉皇無所措左右司郎中普顏不花曰今賊勢衝突城中無備萬一失守柰何有章伯顏左丞者致仕居

撫州其人熟知軍務宜以便宜禮請之使署本省左
丞事專任調遣軍旅庶幾事有可濟道童從其言而
伯顏亦欣然為起曰此正我報國之秋也至則與普
顏不花設禦敵計甚悉明年正月湖廣陷禿堅里不
花由江州遁還二月普顏不花將兵往江州至石頭
渡遇賊戰敗道童聞之大恐即懷省印遁走普顏不
花還與伯顏定為城守之計後數日道童始自南昌
民家來歸遂議分門各守以備敵三月賊眾來圍城
城中置各廂官及各巷長晝夕堅守眾心翕然而道
童素恤民能任人有功者必賞無功或不加罪故多

為之用賊圍城凡兩月而民無離志道童密召死士
數千入面塗以青額抹黃布衣黃衣為前鋒又別選
精銳數千為中軍而募助陣者殿後命萬戶章妥因
卜魯哈歹領之夜半開門伏兵柵下黎明鉦鼓大震
因奮擊賊賊驚以為神敗走遂乘勝擣其營復分兵
掃其餘黨是時章伯顏普顏不花之功居多伯顏尋
以疾卒朝廷以道童捍城有功加大司徒開府仍賜
龍衣御酒及秋朝廷命亦憐真班為江西行省左丞
相火你赤為左丞同將兵來江西未幾亦憐真班卒
道童厲火你赤平富瑞二州分鎮其地適歲大旱公

私匱乏道童乃移咨江浙行省借米數十萬石鹽數十萬引凡軍民約三日入昏鈔貳貫民皆便之由是按又三日買官鹽十斤入昏鈔貳貫民皆便之由是按堵如故而賊亦不敢犯其境十八年夏四月陳友諒復攻江西城時火你赤已陞平章政事加營國公行便宜事任專兵柄而素與道童不相能且貪忍不得將士心見城且陷遂夜遁去道童亦棄城退保撫州路欲集諸縣義兵以圍克復而勢已不可爲因嘆曰我爲元朝大臣官至極品今城陷不守尚何面目復見人乎適賊追者至道童欲迎敵渡水未登岸賊衆乘之遂爲所害事聞賜諡忠烈

傳卷第三十一

傳卷第三十二

元史一百四十五

翰林學士董大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翰林待制兼直郎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奉勅修

亦憐真班

亦憐真班西夏人父俺伯以忠勤事世祖為知樞密院事亦憐真班性剛正動有禮法仁宗召見令入宿衛延祐六年超拜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至治二年調同知通政院事擢虎符唐兀親軍都指揮使恭定初遷資善大夫典瑞院使天曆二年以選為太子家令尋陞資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擢

侍御史仍兼指揮使至順初拜翰林學士承旨榮
祿大夫遷功德使指揮使如故尋出爲陝西行省
平章政事未行復爲翰林學士承旨元統至元之間
伯顏爲丞相專權擅政嫉其論事不阿出爲江南行
臺御史大夫尋殺其子荅里麻而謫置海南及伯顏
敗乃得召還朝至正六年拜光祿大夫御史大夫盡
選中外廉能之官置諸風憲一時號稱得人遷宣政
院使出爲甘肅行省平章政事設法弭西羗之寇民
賴以安立石頌之召還爲銀青榮祿大夫知樞密院
事提調太醫院尋加金紫光祿大夫復爲御史大夫

知經筵事兼宣忠幹羅思扈衛親軍指揮使嘗奏言
風俗人心日趨於薄請禁故吏不許彈劾所事官長
太師馬扎兒台與予丞相脫脫既謫居在外時相欲
傾之嗾人告變且扳臺臣同上奏亦憐真班曰凡爲
相者孰無閑退之日况脫脫父子在官無大咎過柰
何迫之於險終不從經筵進講必詳必慎故每讀譯
文必被嘉納監察御史劾奏時相帝不聽亦憐真班
反復論奏不已由是忤上意出爲江淞行省平章政
事遷拜湖廣行省左丞相復召知樞密院事十一年
穎亳兵起朝廷命將出師多失律致敗數進言于時

相不見聽復出爲江淞行省左丞相十二年移江西
行省左丞相於是妖寇由蘄黃陷饒州饒之屬邑安
仁與龍興相接境其民皆相挺爲亂亦憐真班道出
安仁因駐兵招之來者厚加賞賚不從者命子哈藍
朶兒只與江西左丞火你赤等乘高縱火攻散之餘
千乂爲盜區亦聞風順服先是江西行省平章政事
道童以寬容爲政軍民懈弛亦憐真班既至風采一
新威聲大振所在群盜咸謀歸款矣十四年八月以
疾卒于官所部爲之喪氣事聞贈推忠佐運正憲秉
義同德功臣追封齊王謚忠獻子九人長荅里麻次
普達失理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桑哥八
刺同知稱海宣慰司事哈監朶兒只宣政院使桑哥
荅思嶺北行省平章沙嘉室理嶺北行省參政易納
室理大宗正也可扎魯火赤馬的室理簽書樞密院
事馬刺室理內八府宰相

廉惠山海牙

廉惠山海牙字公亮布魯海牙之孫希憲之從子也
父阿魯渾海牙廣德路達魯花赤惠山海牙幼孤言及父
輒泣下獨養母而家日不給垢衣糲食不以爲耻母
喪哀毀踰禮負喪渡江而風濤作舟人以神龍忌屍

爲言即仰天大呼曰吾將祔母于先人神柰何阨我也風遂止年弱冠大臣欲俾入宿衛辭曰吾大父事世祖以通經號廉孟子今方設科取士願讀書以科第進乃入國學積分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順州事有弓匠提舉馬都刺者怙勢奪州民田同列畏之惠山海牙至即治其事在官期年用薦者召入史館預修英宗仁宗實錄尋拜監察御史時中書省有大臣貪猥狼藉即抗章劾之語同列曰儻以言責獲罪吾之職也既又劾奏明里董阿不當攝祭太廟遷都水監䟽會通河隄灤潦二水又

修京東閭歷秘書丞會福總管府治中上䟽言二月迎佛費財蠹俗時論躩之出僉准東廉訪司事遷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既而歷僉河東河南江西廉訪司事陞江南行御史臺經歷時山東鹽法大壞以選除都轉運使曾未朞月用課家賞賚金幣上尊至正三年初行郊禮召拜侍儀使明年預修遼金宋三史遷崇文太監自是累遷爲河南行省右丞時有詔發民治決河徧騷屬郡丞以不便上言而時宰不用遷湖廣行省右丞以武昌失守連坐既而事白遷江西行省右丞時所隸郡縣多

陷于賊乃與平章政事司徒道童協謀殫力以定
守禦招捕之策就除本道廉訪使未幾江西省治
亦陷惠山海牙遁往福建久之除僉江浙行樞密
院事改拜福建行省右丞以兵鎮延平邵武境內
以寧居歲餘奉詔還治省事總備禦事且督賦稅
由海道供京師朝廷賴焉遷行宣政院使明年
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卒年七十
有一

月魯不花

月魯不花字彥明蒙古遜都思氏生而容貌魁偉咸

以令器期之未冠父脫帖穆耳以千戶職戍越因愛
業于韓性先生爲文下筆立就粲然成章就試江浙鄉
闈中其選居右榜第一方揭曉試官夢月中有花象已
而果符其名人以爲異遂登元統元年進士第授將
仕郎台州路錄事司達魯花赤縣未有學乃首建孔
子廟既又延儒士爲之師以教後進丁外艱至正元
年朝廷立行都水監以選爲其監經歷尋擢廣東廉
訪司經歷會廷議將治河決以行都水監丞召之比
至改集賢待制除吏部員外郎奉命至江浙糴粟二
十四萬石至則第戶產之高下以爲糴之多寡不擾

而事集既而軍餉不給又奉命出糴于江湖召父老諭曰今天子宵衣旰食惟恐澤不下民而民不得其所耳然柰盜賊何夫討賊者必先糧餉以我不汝擾故命我復來蓋討賊即所以安民耳父老其謂何衆咸應曰公言是也不踰月糧事以畢丁母憂中書遣賻且起復不應未幾太師右丞相脫脫南征辟從軍事督饋餉饋餉用舒陞吏部郎中尋拜監察御史首上疏言郊廟禮甚缺天子宜躬祀南郊殷祭太室繼又上疏言皇太子天下之本當簡老成重臣爲輔導以成其德帝皆嘉納之陞吏部侍郎銓選於江浙時稱其公允適朝廷有建議欲於河間長蘆置局造海船三百艘者月魯不花即爲書具言其非便言入中書忤議者遷工部侍郎後分部彰德道過河間民遮擁拜謝曰微公言吾民其斃矣會方重選守令以保定密邇京畿除保定路達魯花赤陞辭詔諭諄切保定歲輸糧數十萬石於新鄉苦弗便月魯不花請輸京倉以便之俄除吏部尚書保定父老百數詣闕言乞留監郡以撫吾民遂以尚書仍知郡事會賊北渡河日修城浚濠爲戰守具廷議發五省八衛軍出戍外鎮月魯不花疏願留其兵護本郡遂兼統黑軍數千人及團

結西山八十二寨民義軍勢大張賊再侵境皆不利
遁去陞中奉大夫錫上尊四馬百疋僚佐增秩有差
別降宣勅俾賞有功者召還為詳定使保定民不忍
其去繪像以祀之去保定一月而城陷矣朝廷以月
魯不花夙負民望令入城招諭之抵城賊堅壁不出
民多竊出謁拜者改大都路達魯花赤有執政以故
中書令耶律楚材先坐地冒奏與蕃僧為業者月魯
不花格之卒弗與轉吏部尚書會劇賊程思忠據永
平其佐雷帖木兒不花偽降事覺被擒殺之思忠壁
守遂益堅詔令月魯不花招撫之眾悉難其行月魯

不花毅然曰臣古命分也柰何先計禍福哉竟入

城諭賊賊皆感泣羅拜納降還翰林侍講學士俄

復為大都路達魯花赤入見帝宣文閣有旨若曰朕

以畿甸之民疲敝特選爾撫吾民爾毋峻威毋弛法或挾

權以干汝於非法其即以聞視事之初帝及皇后皇

太子皆遣使賜之酒有權臣以免役事來謁月魯不

花面斥曰聖訓在耳不敢違轉資善大夫拜江南行

御史臺中丞陛辭之日帝御嘉禧殿慰勞之且賜以

上尊金幣皇太子亦書成德誠明四大字賜之月魯

不花乃由海道趨紹興為政寬猛不頗詔進階一品

爲榮祿大夫既而除浙西肅政廉訪使會張士誠據浙西僭王號度弗可與並處謂姪同壽曰吾家世受國恩恨不能刺賊以報國矧乃與賊同處邪令同壽具舟載妻子而匿身木櫃中蔽以藁秸脫走至慶元士誠部下察知之遣鐵騎百餘追至曹娥江不及而返俄改山南道廉訪使浮海北而往道阻還抵鐵山遇倭賊舡甚衆乃挾同舟人力戰拒之倭賊給言投降弗納於是賊即登舟攫月魯不花令拜伏月魯不花罵曰吾朝廷重臣寧爲賊拜邪遂遇害當遇害時麾家奴那海刺殺首賊次子樞密院判官老安姪百家奴扞敵亦死之同舟死事者八十餘人事聞朝廷贈攄忠宣武正憲徇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謚忠肅

達禮麻識理

達禮麻識理字遵道怯烈台氏其先北方大族六世祖始居開平父曰阿刺不花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趙國公謚襄惠達禮麻識理幼穎敏從師授經史過目輒領解至正五年經筵選充譯史益自砥礪于學搢紳先生皆以遠大期之轉補御史臺譯史遂除御史臺照磨十五年拜監察御史出僉山北道肅政廉訪

司事未行留為詹事院長史俄遷工部員外郎復留
為長史明年除中議尋陞參議詹事院事十七年為
太子家令十八年歷祕書太監吏部侍郎御史臺經歷
中書右司郎中十九年除刑部尚書提調南北兵馬
司巡緝事盜逼畿甸人心大恐達禮麻識理能鎮之
以靜民恃以為安二十一年由中書參議陞中書參
知政事同知經筵事二十二年冬遷上都留守兼開
平府尹加榮祿大夫分司土嶺東鎮三州以督轉輸
二十四年朝廷以前中書平章政事塔失帖木兒來
為留守時孛羅帖木兒擁兵京師而皇太子出居于外

達禮麻識理與塔世帖木兒皆以忠義許國相與結
人心以觀時變未幾改授塔世帖木兒為大司農塔
世帖木兒謂達禮麻識理曰我至京師則制於強臣
未易圖也因留不行適脫吉兒以孛羅帖木兒命屯
兵蓋里泊託腹心於宗王也速也不堅授以金印俾
駐上都之東郊而以留守善安集兵於瓦吉刺部落
達禮麻識理遇之有禮善安辭去孛羅帖木兒復調
帖木兒託忽速哥至上都以守禦為名事益矛盾達
禮麻識理與之周旋畧無幾微見於外而密遣前宗
正扎魯忽赤月魯帖木兒潛通音問于罕哈哈刺海行

樞密知院益老答兒請亟調兵南行又遣留守司照磨陳恭取兵興州訪求在閑官吏之有才者約束東西手八刺哈赤虎賁司糾集丁壯苗軍火銃什伍相聯一旦布列鐵播竿山下揚言四方勤王之師皆至帖木兒等大駭一夕東走其所將兵盡潰由是達禮麻識理增修武備城守益嚴二十五年皇太子在翼寧命立上都分省達世帖木兒爲平章政事達禮麻識理爲右丞便宜行事以固護根本七月秃堅帖木兒用孛羅帖木兒命以兵犯上都先遣利用少監帖里哥赤至上都令廣備糧餼遠迓大軍達禮麻識理開陳大

義戮之於市民情乃定已而秃堅帖木兒帥鐵甲馬步軍蔽野而至呼聲動天達禮麻識理飭軍士城守申明逆順之理以安人心巡視城壁晝夜不少息夜遣死士縋城而下焚其攻具而調別留守秃魯迷失海牙引兵由小東門出與之大戰則龍岡敗之未幾孛羅帖木兒伏誅秃堅帖木兒皆奔濟而上都以安拜中書右丞兼上都留守提調虎賁司加光祿大夫賜黃金繫腰仍命提調東西手八刺哈赤既而上都分省罷遥授中書平章政事上都留守位居第一力辭不允明年召爲太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又明年拜太

子詹事奉詔至軍中宣明大義藩將感悅遷翰林學士承旨秋除知樞密院事大撫軍院事初大撫軍院之立皇太子用完者帖木兒答爾麻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計專以備禦擴廓帖木兒既而政權不一事務益乖各復引去而達禮麻識理之至事且無可爲者達禮麻識理之卒也先一夕怯薛官哈刺章者阿兒刺氏阿魯圖孫也夜夢太祖召見語之曰我以勤勞取天下以傳于妥歡帖睦爾而愛猷識理達臘不克肖似廢壞我家法苟不即改圖天命不可保矣爾吾功臣之後且誠實故召汝語汝明旦亟以吾言告而主及愛猷識理達臘汝不以告吾即殛汝告而不改則吾它有處之達禮麻識理其人庶幾識事宜者然知而不言將焉用之吾其先殛之矣明旦哈刺章入見帝具以夢告帝令以告皇太子比出則達禮麻識理已無疾而卒矣

